尤菴集 七

疏劄

卷六十

尤菴先生文集卷十七

疏劄

自驪江到東湖復乞致仕疏 癸亥正月

伏以臣頃於承旨狀 啓時猥以冒進城外爲言夫方乞休致而以冒進爲言者豈非偵錯之甚者乎然而不敢不如此者誠以 恩命終不可坐違微懇終不容但已也且念左右近侍之臣辱在下邑荒村旣非所宜又以厨傳供億奔走飢民其弊不貲而惟以親承 聖教堅守不去臣於此情慮勢窮亦不得不姑爲目前之計冒進二字實出於萬不獲已也然旣以此上聞則雖死於道路何敢復爲因循哉且竊伏

念粤自去歲秋初　誤恩稠疊輒敢違慢以至今日而尚未蒙　矜察臣竊恐久此相持又綿時月則臣罪益大死無所贖竊自以爲與其在外陳情依舊撕捱不若密邇近地以死哀號庶幾　矜憐而見許故力疾前旬幸而不死人之不諒臣心者必以既進求退爲譏揣之好題目而臣亦不暇恤也臣之前後懇乞已竭肝肺更不敢復爲塵瀆伏乞　聖明諒臣至懇　特賜允俞使臣得以入覲　耿光從容退去不勝幸甚臣無任瞻望祈懇之至

進詣　闕外更申前請疏癸亥正月

伏以臣昨於疏　批伏承面陳所蘊從容去就之

教是臣已蒙　聖明察臣衰曲使伸其至願矣臣不勝喜抃自慶達朝不寐祇赴　闕外矣然猶未蒙快賜一言則道路之人其誰知之必以臣爲白首觚面無耻冒入之人也以故逢人輒羞駢汗被面道路之上猶尚如此況入　闕庭則　闕庭之人左右指笑者不徒搢紳爲然吏胥隷僮之賤孰不如此萬指所叢將不覺退走此豈非　聖世之一桩事哉伏乞　聖明亟賜一言使臣得以安意舉顔一登文石以畢餘悃焉

辭食物劄　癸亥正月

伏以臣以區區休致之情恐請屢煩　天聽罪當萬死

昨於　賜對伏蒙　聖慈憐臣癃老幾許至願雖緣
筵臣之合辭搪塞未能即　蹐允俞然仰認　聖意
不覺感淚之交頤也臣當出伏郊外祗俟　成命以
爲前却之計而第以當日姑留之　教不忍終孤尚
此淹延不知者必以爲疑恠矣臣竊愧悉焉玆者地
部郎以官　啓下食物之數來示臣方此乞休而受此
恩賜義所不敢而兼且月初伏在上游之日道臣已
以　恩命使本州有所輸送矣今又受此則不幾於
龍斷者乎況今飢餓溢目盜賊漫山當此之際尺布
斗粟所當一切愛惜以補賑恤之萬一而顧乃於無
狀賤臣有所偏厚豈是　朝家所宜且臣正所謂一

蠹者也尤不足以耗費公廩也伏乞　聖明諒臣至懇特許辭免不勝幸甚

條陳時政劄　癸亥正月

伏以比來　聖明嘉猷善政日堺日增宇內羣生無不欣聳然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願　殿下益懋聖學益修聖德使無一毫私意干於心目之間如成湯日新又新如周公坐而待朝一以感回天意懷保民生爲心焉今日所當爲者畫一於後伏願　財察焉

一安民之要莫切於守令之擇伏願　特戒該曹使一一極選焉

一仁祖朝別選清白吏以礪朝臣伏願亟遵　先
懿焉
一孝廟朝使該曹別擇守令政績之尤者　特賜
奬諭仍或陞遷或加秩此當效法者也
一孝廟慮旱乾之患得水車之制於燕山使各邑
頒布民間而守令一無奉行者故民間不蒙
德惠伏願　特下手教嚴加申飭焉嘗見朱子
大全有以車運水之說況於水車之便乎
一府吏胥徒實耗國之大蠹不可不汰省今兵曹
判書南九萬汰去者近百誣謗朋興然其利益
則已不貲矣伏願　亟令諸曹一例汰省焉時

俗之語曰掀天動地者不可下手蓋謂市井吏胥也此輩聯通禁掖實操禍福之權不可不知也

一臣及見前輩得聞其言則有云朝紳有與市井吏胥交好輒阻清望今日朝臣祿薄不與此輩交好則無以爲生故能自拔於頹俗者鮮矣以故此輩一罹罪罰請囑四至極可寒心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此由於人心流於人欲之致也伏願　特令兩司糾劾焉

一古語云奢侈甚於天災今日此弊極矣伏願亟令所司嚴加禁斷焉

一廣州守禦使變通實係關防利害之大者　亟
令大臣備局議處焉
一我朝之盛莫如　中宗之己卯後之論己卯者
首以丘直不入於家爲言此蓋尚義不尚利之
大端也今則不然以丘直之多寡爲朝宮趨避
之大關甚可醜也伏願　亟使大臣變通以絶
利源以礪士風焉
一奢侈之中昏姻之費不貲女家涕出而稱貸以
悅婿家婿家橫目責辦於女氏谿壑難充質女
不已故朝紳無不求乏於守令閫帥以喪朝綱
伏願　申飭法府凡有此事而發覺者痛加懲

治焉

一綿布升尺一依大典爲五升三十五尺此臣昔年所請施行者而終不得行極可嘅嘆宋朝諸賢有言欲法堯舜當法祖宗此豈非格言至論也伏願　更令大臣議處焉

一當此天災時變民窮奸熾之日雖急急遑遑以救之猶懼不克況崇飲成風沉湎度日置事務於度外極可寒心伏願　痛下綸音一切禁斷焉

一牛疫所餘無幾而殺之不已蓋我國之習以牛肉爲上味不得食則若不可生故雖有嚴令而

不顧也伏願　特爲律令嚴行禁斷焉程子以年凶實殺牛之致盖人食其力而屠其身豈無寃氣之傷和氣哉伏願　留神痛禁焉

又乞致仕劄 癸亥二月

伏以臣曾於　榻前面承　聖教以爲休致之請當待朴世采入來相議　聽許矣今世采已於昨夕特蒙　賜對臣側耳而佇聽曰尚庶幾乎今而得請矣亟討　榻前說話而見之則此一事終始洩洩焉臣憮然愕然不知所以措身之地也抑未知　殿下俯詢於世采世采亦有所對而史官漏落不記耶臣終日洩默竟夕徊徨若是而猶且震慴　天威終不復

申於　君父之前則是臣自外於　聖慈而終無出場之日故敢冒萬死更竭危悃焉伏乞　聖慈財恕而矜許焉

虹變陳戒劄　癸亥二月

伏以昨日淫虹之變莫之敢指亦不忍言噫嘻此何等景象哉臣之憂懼非直今日粤自去年壬戌之冬疾雷之變式月斯生此眞朱子所謂憂在嗣歲者朱子於此丁寧反覆屢言而不一言此非如術人占候者之比理明心純至誠前知不但著策之可信而已今茲嗣歲復有此凶獰之變人心危怖莫有底定不知何等禍孽釀成於冥冥之中而人莫之知也嗚呼

變不虛生古有其說而驗之耳目所及則眞非孟浪之說也記昔　天啓甲子元日白虹貫日其時滿廷之臣溺於富貴莫知可憂而獨儒臣鄭經世極言其可畏未幾而逆适之反書忽至　崇禎乙亥季冬其變又生翌年季冬南漢之重圍斯急夫先事而言則人不信事至而言則勢未及今日之事可謂難矣而況去歲風變亦可異也乙亥七月十三日折木拔屋沙石漂揚其翌年丙子之應如何也去年之變月日又同尤可恠也臣又聞　萬曆辛卯之風變又在七月其翌年壬辰　宗社丘墟然則今年實辛卯之壬辰乙亥之丙子則其可憂已不可言而今茲之變又

如此嗚呼若之何其以　殿下今日施爲觀之則仁心仁聞宜有以上格下慰而灾沴之荐若是無乃殿下於燕閑幽獨之中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以致如此耶　宫省事禁臣不敢知而惟以符驗於外者言之朝廷之上率皆悠泛泄沓因循怠惰無有汲汲遑遑以爲應天救民之實事者此實　殿下一念之失有以致之也古人云一念之善景星卿雲一念之惡疾風迅雷不待謫見於上而後爲變也夫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好　殿下若以大舜之兢兢業業大禹之一饋十起文王之不遑暇食周公之坐而待朝爲心則臣下安敢以怠惰遑寧爲事哉伏願

殿下純一聖心持之以不息之功使臣下有以視效焉臣切欲登對以罄所懷而疾病沉痼無計自力不免形諸文字罪當萬死

論事劄 癸亥二月

伏以臣即於朝報得見全羅監司狀 啓則扶安士人申宗濟不忍飢餓剖氷自投臣不覺失聲呼號嗚咽而淚淫若無所容也以臣冥頑猶尚如此不知殿下至仁至不忍之聖意將何以爲心噫 殿下仁聲仁聞洋溢遠近而在下之人奉行不誠不以赤子保畏不以如傷視畏以致如此然則監司守令烏得辭其責罰哉此時監司雖不可遽易本縣守宰亟宜

論罪以慰宗濟之冤鬼也然記昔賊積當國惡聞年饑民飢之說故監司恐忤積意守令恐忤監司人死則輒令村民即曳棄于隱處當時民死不知其幾萬而無得以徹聞于　宸聽至今言之不勝腐心此則臣之所目見不敢誣也今則不然本縣以報于監司監司以聞于朝而自罪豈　聖上惻怛之心有乎於下而然哉然則監司守令可贖其過請　令廟堂稟處焉臣又伏見　殿下所引朱子救荒時簡車徒深山窮谷靡所不到者實救荒之急務而守令貪於坐衙中商財賄不爲咨詢故雖有宗濟之類無得以知可勝痛哉伏望此一款　特令廟堂申飭而仍使守

令當此時則棄百事而專一於賑救又自　朝家休
置凡百非切急公事切勿分付外方俾守令一意廢
他焉臣又聞圻甸之內猶責逋欠此實非宜　亟令
廟堂商議停止則不勝幸甚臣疾病深痼無計登對
輒以肝肺形諸紙墨不勝惶恐悚懔之至

引咎仍乞致仕劄　癸亥二月

伏以臣疾病危篤致煩　聖慮醫問交道藥餌便蕃
臣感激　恩私涕淚常懸臣迹阻　天陛鬼事日迫
恐不得復近　清光瞻望悲咽但有犬馬之心而已
臣雖在垂盡之中豈敢忘　國事哉目前民事之外
振紀綱變風俗最爲切急昔　中宗大王亟擢文正

公臣趙光祖處以風憲之長委任甚專故當時紀綱風俗非今日之所可及今須極擇憲長委任責成則吏事利病亦在其中矣然方今人心僻違訛言沸騰起自閭巷延及中外使人左顧右慮縮手卷舌此實當今第一巨弊昔文成公臣李珥以俗論爲害事之大者今則加以訛言而訛言之害有甚於俗論以臣所遭言之臣迫於　嚴命終不敢堅臥仍欲面乞殘骸而已實無他念也而臣之未入也謂臣欲救金益勳而來也及其既入則又以爲欲罷錢貨夫錢貨之行實紓男穀女布之用則其在公私大有所益故臣常恐其或罷寧有欲罷之意而乃做此言使市民頓

失其利其爲飢民之害孰甚焉至於近年京外皆以畜猪爲業臣固喜其因此而殺牛之弊漸除也今乃反謂臣上疏請禁使兩西猪商中路狼狽失其本利而歸其害於西民口食爲如何哉至於麴蘗華舉之禁固皆法令之所當申者然本不出於臣議而或堙或焚者皆指斥臣身怨詈謗議有不忍聞至於益勳之事則尤有異焉蓋益勳是臣師門家子孫則臣實有兄弟之義觀朱子於劉玶李信甫其義可見矣然臣於益勳終不敢一言相救而只於前日略舉趙穆事自引其咎者誠以臺　啓方張不敢齟齬以惹鬧端故也雖以當事大臣之知其曲折而猶不敢明其

實狀則況如臣之衰朽顧何敢出氣力以救人哉今乃反謂臣伸救益勳不遺餘力此實非臣之所敢知者也如臣不肖固不足言而雖以朴世采之儒林重望猶且不免焉世采於益勳之論亦嘗憂其過重而切欲鎮定焉顧何嘗有峻激之意而乃有挾助臺論之說今日訛言抑何甚歟如此不已則　殿下於世采等雖欲委任責成而亦恐其不能展布臣於此誠不勝其深憂過慮竊願　殿下之知之也至於貢物變通之舉雖出於不得已而實大易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也臣自　孝廟朝嘗膺是　命只試於一二事而遽遭　天崩之慟至於　先大王朝又與今

左相臣閔鶚重復議其事而吏胥之怨一時朋興訛言又從而鼓發而姦凶乘此逞謀故臣亦因此見逐而事遂不成此臣之所嘗痛恨者也然至於今日則非臣所知而怨謗專叢於臣身安知今日訛言復不如昔時之爲也昔凶人台瑞爲宰嶺東於僧徒聚會中揚言曰宋某將驅率汝輩於海濱諭以還俗不應者盡投諸海云是則至欲與僧徒同其忿疾之謀也臣之橫遭口語本來如此臣竊自悼而亦歎末俗之多僞也周雅憂亂之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繼言畏之訛言寧莫之懲此正今日之謂也然臣之所遭數三欵莫非素行不見信之致

誰復尤焉曾論曰年四十而見惡於人其終也已今臣已迫兩四十而見惡至此尚何望哉臣欲從今改過自新則衛武公蘧伯玉之工夫力量何可得哉不如退保朽拙以畢餘日之為宜也抑臣深自惟念凡人處身於禮法之中則雖有過誤人之視之如白中之黑而不甚非之苟不以禮法自處則雖有善事人之視之有同黑中之白並與其善而棄之今臣年迫八衰疾病垂死而尚帶官銜呻吟京邸既處下流所歸奚辭然此實非臣之本志苦言悲懇冒煩 聖聽不知其幾而 聖明靳許以至於今伏乞 殿下更垂憐察特許休致俾於就木之前得遂至願則一朝

瞑目更無所憾矣

乞致仕二劄 癸亥二月

伏以臣卑微則螻蟻也去留則鳧鴈也每以螻蟻之卑微瀆陳鳧鴈之去留而 聖度包容例下溫批臣非不知奉承 德意黽勉跧伏而惟是疾病漸苦無望回甦倘帶職名淹然就木則初心晻昧羞愧難雪伏乞 聖慈諒臣悃愊 亟許哀懇俾以致仕二字題旌以歸不勝幸甚

三劄 癸亥三月

伏以臣疾勢彌留而醫云向已故亦不能無僥倖之心矣忽於昨日症情猝劇臣自此決知其終不可爲

矣然此則身病也惟是致仕一事蘊結于中日夕懊惱如火煎油此則心病也夫以衰朽之身本難支吾而二者交加如何其不即摧殘也倘蒙　聖慈特賜矜許則心神喜悅庶幾病情一分退却而或尋生路矣臣固知煩瀆之爲大罪而亦不能自已者亦恐是垂死喪性之致伏乞　聖慈憐察焉

四劄　癸亥三月

伏以臣非不欲仰承　德音泯默跧伏以待瞑目而惟是素心未遂窮寐耿耿雖欲自已而不能自由在傍之人左右寬譬而亦不入耳煩悶欝塞如瞽求視日復一日凝氷焦火如此不已幾何其不發狂疾而

死也然則臣之宿疾雖甚危劇而亦非主症也伏乞
聖慈憐之愍之特許哀懇焉臣連日瀆擾罪當萬死
不勝皇恐隕越之至

五劄 癸亥三月

伏以臣之情勢可謂慨矣身病日惡轉側隨人首丘
之心雖切亦無匍匐南歸之望只有納官一事倘蒙
矜許則可以粗副初心而日前屢瀆罪已難贖矣雖
欲更一哀鳴而亦不可得也噫臣之病情只以昨日
迹阻　慶班而可知矣臣之願進之心豈後於人而
終不敢生意終日悲泣有淚在梃此非虛言也臣一
息尚存寢自思惟　君父之尊如天無對而猶日監

在下出往游衍無所不及則其親亦無比矣然則亦烏敢自外而遽止其悲號哉故敢忍死口呼更瀆宸嚴伏乞　終賜矜許而其不避煩褻之罪則亟令攸司勘定焉臣不勝危怖戰栗之至

請釐正　宗廟徽號劄　癸亥三月

伏以臣蒙許致仕已有日矣舍　恩感激不知所以爲報也惟是臣舊患疾病愈往愈甚訖未趨謝無禮不恭之罪死何足贖日夜皇愧無地自容仰惟　聖度天涵俯賜矜察以是自慰也臣竊有以　宗廟事曾欲仰聞而未及者姑待萬一病間而面陳矣今疾勢如此難復等待敢以別單書入焉嗚呼　宗廟徽

號是何等事而一字一畫依違苟且置之於差誤之地耶伏乞　亟命禮官議于大臣詳考實録從實釐正不勝幸甚

別單

列聖徽號位版祝文相違處及差誤處

位版

承仁順聖神懿王太后

太字似當刪去以從祝文伏乞　睿照

祝文

承仁順聖神懿王后韓氏

祝文既書　王妃姓氏則位版何以獨不書

耶如以逐位版改題爲重難則無寧於祝文
中不書姓氏使與位版無所異同爲宜伏乞
睿照

位版

順元顯敬神德王后

祝文

順元顯敬神德王后康氏

孝昭昭順昭獻　昇遐後　太祖丙子上出實錄

此等處未知或當追入耶然則下　列位如

此處似當一體商量增損伏乞　睿照

位版

有明贈謚恭靖定宗懿文莊武溫仁順孝大王

祝文

定宗恭靖懿文莊武溫仁順孝大王

溫仁恭勇順孝　庚子禮曹啓辭　順孝大王前

稱溫仁恭勇順孝今　皇帝賜謚恭靖不宜

並用恭字請除二字只稱恭靖溫仁順孝大

王從之出實錄

仁文恭睿　爲上王時　太宗庚辰上尊號出恭靖誌及實錄

位版

元敬王太后

太字當刪已論於上且全沒徽號四字尤爲未安似當追書伏乞　睿照

祝文

彰德昭烈元敬王后閔氏

彰德昭烈　爲大妃時　世宗戊戌上尊號出元敬誌

誌及實錄

厚德　爲大妃時　世宗戊戌上尊號出元敬誌

位版

昭憲王后

祝文

宣仁齊聖昭憲王后沈氏

宣仁齊聖　文宗壬申加上尊號出實錄

位版

有明贈諡惠莊世祖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肅仁孝大王

祝文

世祖惠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肅仁孝大王

實錄曰　睿宗即位上尊號時特加懿肅二字於仁孝之上而位版祝文皆以欽肅書之

位版

慈聖欽仁景德宣烈明順元淑徽愼惠懿神憲貞熹

王后

祝文

慈聖欽仁景德宣烈明順元淑徽愼惠懿神憲貞熹王后尹氏

明順元淑徽愼惠懿八字約成以明淑徽懿四字出實錄

惠懿之惠字實錄一處以齊字書之

位版

徽淑明懿昭惠王后

祝文

徽淑明懿昭惠王后韓氏

仁粹　成宗卽位尊號爲　大妃出誌及實錄貞熹

慈淑○燕山時上徽號出實錄

位版

昭徽齊淑安順王后

祝文

昭徽齊淑安順王后韓氏

昭徽齊淑　昇遐後上謚號曰安順上徽號曰昭徽齊淑因大臣收議勿稱新號仍稱仁惠明懿四字事出實錄

仁惠　爲大妃時　成宗上尊號出誌及實錄貞熹

明懿○燕山時上徽號出實錄而明字實錄一處以昭字書之

位版

有明贈謚康靖成宗仁文獻武欽聖恭孝大王

祝文

成宗康靖仁文獻武欽聖恭孝大王

獻武之獻字實録及謚册哀册燕山時禮曹

啓辭中皆書憲字

位版

恭惠王后

祝文

徽懿愼肅恭惠王后韓氏

徽懿愼肅　祔廟時加上尊號

位版

昭懿欽淑貞顯王后

祝文

昭懿欽淑貞顯王后尹氏

欽淑之淑字實録一處以肅字書之

慈順　爲大妃時燕山上出貞顯誌

位版

章敬王后

祝文

宣昭懿淑章敬王后尹氏

宣昭懿淑無出處

淑愼明惠　初喪上謚後加上徽號出誌及實錄章敬

位版

有明贈謚昭敬宣祖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毅武聖睿達孝大王

祝文

宣祖昭敬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毅武聖睿達孝大王

聖睿之睿字實録一處以敬字書之

啓紘光憲凝道隆祚○光海丙辰以辨宗系與大業追上尊號出實錄

臣竊伏惟尊號之上非古也然　本朝自　世祖

大王創始至于　宣祖大王又進大號當時朝議有不敢稽者然旣曰臣于於君父進此大號以盡崇極之儀者在不可已則如　太祖大王創業垂統其　豐功偉烈爲如何哉而其所崇極之道反歉於　二祖未知　二祖謙孝之心可能安於陟降之際乎然旣進者不可追改則無寧追加於　太祖大王以安　二祖之孝心爲宜而此恐事體脫事體至重且大臣不敢質言伏乞　特令禮官議于廷臣定其可否而進退之不勝幸甚

請留朴世采劄　癸亥三月

伏以臣垂死病中得見吏曹參議朴世采告行書不

勝驚愕切欲詣　闕請對陳其曲折且請　至誠召
回也忍死匍匐未及中半氣竭欲絶不得已中止噫
是亦時運所關也臣與世采不但朋友而已復有婚
姻之親熟知其家行之美以爲既出而擔當世道者
實　宗社生民之幸也世采亦竭誠圖報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士林相慶以爲世道其庶幾矣今者不幸
不安於心遽爾遁還噫此何景象耶然世采非山林
肥遯之士實大家世族而有德有才矜式國人者也
幸乞　殿下勿以已出爲不可復留別遣近侍諭以
聖意所存而且示悔悟之端則世采豈得不回還心
哉所謂悔悟之端者其所進陳之說未能相信而施

行則雖微臺諫二件事而固有難久之心矣此於世采之疏其微意略可見矣然則臺諫二件事無乃世采之腊肉耶此則　聖明不可不知也臣蒼黃道側語無倫脊伏乞　財赦焉

熙政堂奏劄　癸亥三月

伏以臣以朴世采之疏見之則其去也實由於金益勳事夫益勳從前多謗之人今日之被言無怪也至於逆獄時事則猝聞翊戴之說其所處置之失誠如大臣之所言矣然論其心則無他矣今至比於伏誅之翊戴而并按則大駭矣以故世采深欲酌處鎮定而與金萬重諸人協心同事此實大公處中之心也

爲臺諫者始若相信而相諾者矣終不免後悔酌處之後不顧前言夫世采之見欺而無顏面甚矣其引以爲可去之端者固人情之所同然矣其以世采之去爲過者臣竊有所不知也至於李敏叙之不宜永棄是舉朝之公言也世采汪擬閑局只見其公而不見其私則顧何有罪而彈劾遽發則世采雖欲不去得乎其以世采之去爲過者臣竊有所不知也夫殿下之禮遇如是世采之自任如是而今乃狼狽顛頓蒼黃遁去凡在聽聞孰不疑惑哉夫臣之衰病本不宜濡滯而只緣天灾時變不可勝說大小惴惴莫保朝夕臣不忍遽歸時與世采論議國事冀有一分

之益矣今其去矣無復望矣夫世采在時論議可否無不與同矣今不得以善去世采之被黜即臣之被黜也何可差殊觀哉古人有言曰君子不同其進而同其退小人同其進而不同其退臣之平生自期雖不足言而實不甘於小人之歸矣伏乞　俯察微情勿以徑歸爲罪焉

二

伏以臣妄論　宗禮日夕皇隕若無所容臣只當悔罪之不暇而又念當初進說草草以致廷議之不咸此亦臣之罪也今請因諸議而畢其說焉今諸臣廣引唐宋古事以爲言如臣識昧者難以領會然禮曰

禮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多爲貴者多少各有所當矣然以　大明及　本朝徽號言之則分明以多爲貴也以多爲貴而今　二祖之號反多於　太祖其於朱子所謂孫以祖屈之義何如耶惟玉堂所獻之說明白有據然以　位版所題觀之則　尊號謚號錯陳間排無復齊整兼且以所題八字之內四字是尊號則謚號只四字而已然則　列聖謚號皆是八字而　太祖只是四字則　列聖諸位反有加隆而皆有所不安者矣且以聖人從周之義觀之則　皇朝所行旣以加上爲禮則其在今日違棄不用誠有所黯然而傷慨然而歎者矣不惟此一事爲然揆諸

人心皆可類推此則今日　君臣上下皆不可不知也且程子論謚以不當其實爲不正夫我　太祖之開國垂統至今三百年鞏固維持者實基於　威化回軍大義昭如日星也今於　尊號謚號皆無此意臣每以爲歉然也故臣意欲以昭義正倫等字追上則既合於程子之意而其所以慰　二祖之靈使無瑟縮不安之意者亶在於是故前日敢冒萬死而言之然妄論之罪則臣實有之不勝皇恐焉

三

伏以臣自甲寅以後心切有所痛恨欲一暴白而有所不敢今疾病如許竊懼終不得言而死不得不冒

死以聞焉夫堪輿之說自不知者言之則似爲茫昧然理無不在則豈以對天之地而獨無之哉朱夫子窮深極微洞見無碍故其論山陵議狀有曰祖塋之側數起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挻災夫起土功於傍近以動先靈猶且挻災況遷移塋域之際其爲驚動何可言哉然私家葬禮隨力草率故遷移之際不甚用力而死者體魄無甚震驚然士夫遷厝之後無患者鮮矣至於帝王之葬則竭一國之力了當其役而爲千萬歲鞏固之計則其遷動之際用力之多寡用物之猛銳可知矣若是則其震其驚何可言哉其爲挻災也不待言而可知矣恭惟我　太祖大王定鼎之

初卽與僧無學　親占壽藏則　健元陵是也　太祖大王以爲子孫從葬處至於十二岡之多予從此忘憂矣故名其最西一支之嶺曰忘憂里然則其吉地可知也恭惟　孝宗大王之昇遐也羣臣爭欲極擇吉地以爲　衣冠之葬（恐藏）故故判書臣尹絳故參判臣俞棨今知府事臣李尚眞皆遍地術奔走馳騖竭其心思目力以營　寧陵爲最吉當時臣與聞絳等議論於　榻前矣旣　葬之後皆以爲萬歲永安矣不幸石儀略有罅隙此不過工技不善之致於地之吉凶何有焉不料凶人翼秀承楨榊之指嗾敢上凶疏以動　聖考宸聽夫旣曰　羨道有水則以

聖考孝誠寧不盡然而傷蹶然而驚哉竟至於遷移而不可止其時翼秀等情狀今京畿監司李選之疏纖悉無餘其疏想今尚存試取而觀之則可知矣當其起役之時臣與其時摠護使今判府事臣金壽興今領議政臣金壽恒等祗伏　退壙之前見其開啓羨道之役聲勢有如霹靂臣直欲投下以身當之也臣誠有此心而終不果焉則臣罪至大故略以一疏自劾焉此則實出於肝膈非敢誣也翌年甲寅我仁宣大妃　顯宗大王相繼上賓術人皆曰遷　陵之故術人之言皆恐誤未可盡信稽諸朱子之說則可謂有徵而難誣矣若果如是則翼秀乃一國臣子不

共天之深讐也記昔　仁廟朝靑雲君沈命世信聽
術人之說上疏曰　穆陵有水及啓　羨道則無水
矣其時廷議請罪命世至請按律而　仁祖大王以
爲妄論　山陵固有其罪而其情則可恕略從輕典
夫命世固無他臆且　穆陵遷移之後有吉無凶而
當時廷議猶且如此者誠以爲　先王衣履無故遷
動故也今翼秀包藏禍心欲戕士類而乃敢以　陵
寢爲奇貨則其不道悖逆之罪不容於覆載之間而
訖今廷臣寂無一言臣竊痛焉當時　羨道有吉徵
無患害之狀金壽興前後狀　啓及諸臣聯名之狀
一一詳悉若　賜睿覽則可知實狀矣伏乞　殿下

悉取李選疏本及壽與前後狀啓　親賜詳覽而財處焉

病未赴　召待罪劄　癸亥三月

伏以臣於昨日要以了當休致之事忍死詣　闕仍蒙　賜對晷刻頗遲以致所患頭劇僅僅還寓達夜呻痛見今殘喘幾不得少延適於此時聞有入侍之命而萬無起動之望矣竟違　教旨皇恐待罪

乞刪去致仕　教文中過當語仍辭稍廩及常祿劄　癸亥三月

伏以臣疾病沉綿鬼事日迫而致仕　隆恩久未了當若復因循以死而不能瞑目是臣所懼故再昨忍

死趨謝因蒙　賜對少露情跡從玆以往無復餘憾微臣之幸孰大於是惟是所蒙　教書多有不敢當不着題語句雖是詞臣華潤自古如是而在臣皇恐愧赧之心則俗所謂鑽地以入者猶爲歇後語也臣終夜不寐汗流浹背此非臣虛語也昔宋神宗時韓琦領郡之誥有衮衣待還之語琦以爲誥語太過不得安於外而乞改之夫以琦之德望蓋世猶且逡巡退避而其所守外任亦將不敢自安況玆　教文中過當之語奚翅衮衣之云也伏乞　聖明俯諒臣心特命刪改無使貽笑於人不勝幸甚且臣既蒙致仕之　恩則其稍廩之例亦當收還而即聞大臣陳白

請依常例臣自前常以無事而食爲非義也況在今日則其事體尤異於前矣伏乞　聖明並垂諒察亟賜反汗以安微分焉且惟二三兩月常祿倉官以命輸來臣終不敢受而接置閭家此月將終矣今茲畏塡溝壑之日擯於無用亦甚非宜伏乞　亟令該曹輸還焉心有所不安如此細瀆猥達　聖聽益增　皇隕

自東峽向驪江時陳情疏　癸亥五月

伏以臣猥蒙　聖恩已作閑身其出既易其入無難自以爲優游自在無所嫌碍矣以故臣於再昨冒暑發行行到鐵原地得見邸報中諸臺臣避辭則以體

統二字侵困大臣不遺餘力臣意以爲大臣所謂體統者如何而紛紜至此耶及到永平詳聞曲折然後始知其言實出於臣口矣惶恐媿慴無地自容也蓋當三司請對之日大臣之意以爲前所酌處煥等於楊前者方爲臺　啓之所非而引咎焉如使大臣意見有改於前日則以臺　啓爲是而請從可也如其不然猶執前見其所以酌處大爲臺　啓所攻則不敢以臺諫爲非而自引其咎正是事理之當然而亦所以重臺論也而臺諫乃以引咎爲非又深斥其不助己見夫人各有心迫之使言雖於士庶之賤有不可得況大臣乎大臣之事不是則其時三司俱入雖

相議彈劾無所不可而至於侵迫使之必言則大有損傷矣臣之妄意如此故適遇左議政閔閈重於逆旅先言領相金壽恒之雅量能容人言而鎮定消融又因言以臺諫言之則恐傷體統也不料閈重舉臣姓名以徹　天聽以起諸臺之引避而其所爲言痛快峻絶令人喪魄臣衰病昏耗不識時宜以休致閑身妄言臺諫之是非得罪朝議而臣聾聵特甚不得聞知敢向京路聞者必笑而怒之矣且有一說不敢不略布也臣聞叅議臣李翔以薦正郎臣徐漢柱致有人言而去國夫漢柱以樸野之人嘗受業於故文孝公趙翼之門甚有學術行義當向時姦臣勢成指

斥不敢指之處而又於場屋策題敢以呂武二后等語臨試諸生漢柱以爲此視蔡確郝甑山之詩則其意又不翅分明今日臣子何忍對此策乎遂閣筆而出其時有識之士亦多有不對者以故姦徒恚甚構誣以爲邑時事至於拿鞫幾死杖下幸賴 聖明鑑燭得保性命若於姦徒伏法之後公議流行則漢柱當蒙 褒典而今乃至不許守宰之薦終使薦主去國今時好惡有不可知矣昔魏掞之論事被逐朱子適被召命而不入臣與李翔每稱漢柱之賢矣今乃如此臣非但有妄言臺 啓之罪又此一事亦爲却步之一端故改轍東歸而目今天灾時變有朝夕可

憂者是以不敢遽去京國只爲徘徊近圻之計矣然纔於承旨史官之歸冒以還朝爲對而宿計忽變自陷於欺負之罪情勢雖如此而所犯至重席藁旅次恭俟斧鉞之誅臣不勝震灼惶隕之至

陳情仍論俞信一事疏 癸亥五月

伏以臣既以復路還 朝承對於承旨史官之歸雖有情迹之難安固當冒昧入覲一陳衷曲而退而中路彷徨九慮十思欲前還却終於退來忘 恩負德姑置勿論而欺負食言之罪何可言喻夫人於敵以下猶不敢不踐其言況於君父之尊而敢有不信則其罪當如何哉以故比日以來寢驚夢愕心煽神

越寧欲溘然無知而不可得也然此豈臣之所願欲哉必有萬不得已者而不敢開口以言古所謂抑鬱而無誰語者眞小臣之謂也昔臣在京以臣不去貽書譙責者不知其幾至於下吏之賤稍知義理者委來勸去此則士友之所共知也逮臣東行慮臣復入以書逆之者亦多而臣何忍孤負　聖明而昧然改路哉及有臺避臣行邇止則相愛者之愍臣聾瞽而冥行不已者何限以此決知義理之所在而公議之嚴無貴賤老少也義理既如此公議又如此故臣以爲得罪於　殿下則猶或　憐其耄老而赦之得罪於義理公議則雖傾東海之水其可洗乎小臣今日

之負　殿下實出於此而臣不敢仰陳其一二故前後　備忘愈益懇惻臣每一奉讀不禁涕泗之交頤也臣之情勢終不敢言而不敢承　命之義則臣已誓於心矣伏乞　聖明哀憐垂察而使臣優游自在以盡餘日則實　聖慈終始生成之至意也至於俞信一事臣尤有所大不安也臣於信一差先一飯而猥與其父瑒契義不淺臣竊以爲臣有不善則私當勗之於臣不當詬罵於稠中也故臣私竊以爲信一必無是事也如果有之則不過隨衆公論而已亦可見公議之普同也彼有何罪而乃被削版之律也大抵無論虛實而倘微小臣之入則當無此事矣古所

謂空汚良善者正臣之謂矣心竊自悼也臣於此抑有所感焉昔宋帝詔書有奴詬豕叱之語朱子見之自謂幾於隕涕通夕不寐夜漏未盡呼燭作書以責詞命之臣今雖使信一實有是事臺臣亦當置而不論以全一時之善美可也而顧乃不然無論虛實而使此一段口語行於世上則恐非朱子法門也臣才起臺閫而復爲此說極知罪大而爲斯世略及焉此亦老妄所致也伏乞 聖明財恕焉臣不勝隕越戰灼之至

自驪江南歸時陳情兼辭月廩疏 癸亥五月

伏以臣雖自郊外轉來此地若其初心則欲待時論

少息冒赴　天陛略陳情勢永辭　宸極而退畢命丘壑無復餘憾矣竊伏聞朝論益激至於館學章甫亦成蠻觸延及搢紳率多難安若其與臣通書之人皆出於相愛之深而斷無他腸矣今聞並被株連臣何顏面可以對人只合歸伏深山杜門省愆以謝公議而已且伏聞參議臣朴世采陳疏乞收臣休致之命臣竊不勝驚惑也夫　聖明稽古考經以禮處臣君臣之間名正理得而乃以世采之道學見識遽有此言臣本有徘徊近圻以圖復入之謗今若少淹適符其言尤切惶懼亟治行李徑歸故土嗚呼此豈臣之本心哉誠出於不得已也臣本欲具陳悃幅矣旋

恐語或妄發以增紛紜故終復泯默只有掩塞而已
唯臣欺負 聖明非止一再其罪萬死臨疏戰灼因
併涕零不知所言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疏成後伏見戶曹 啓下關文則復有月廩之
命夫無事而食孟子謂之不敢故臣於在京之日
粗可支吾則或有所不受之時矣今已爲退歸則
又與在京時懸殊矣況今二麥登場臣自有餬口
之資又非朝不食夕不食不出門戶之比伏乞
聖慈俯賜諒察亟賜反汗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進朱子封事奏劄劄疑劄 癸亥六月
伏以工曹參判臣朴世采曾於 榻前請看朱子封

事奏劄兼取微臣所嘗劄疑者以備參考而　聖上特賜印可臣竊伏惟念朱子之學上繼堯舜孔孟一言一句無非大中至正明天理開聖學之關鍵也至於封事奏劄則又精忠懇切誠意感發必以格非正君保民定國爲心而辨賢邪振紀綱修軍政禦外侮又經緯乎其間體用俱備理事相函較若畫一明如指掌不局束於淺近小利不泥滯於迂濶空言眞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而可以俟聖人於無窮也惜乎孝宗亦宋之賢君也然而於此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使其盡誠納誨之忠卒無其效古所謂使道長無用於天下者眞可慨也恭惟我　殿

下天資粹美　聖學高明其於聲色貨利遊畋玩戲凡可以害身心瘝政事者無有近似者則宜其　德業日起治效日著而奈何朝政日紊乾綱日頹民困於下天怒於上危亡之象無愚智皆言之此必有所以然而臣不敢知也夫危亂之端非一而惟聖人之道可救　殿下頻御筵席所講者無非經訓然其文字簡約義理微密費精思索厭心易生故未及咀嚼已自欠伸思睡矣顧安能歆動歡欣若葯蓼之悅口哉惟此朱子書者通透洒落明白委曲絶無艱深險阻之態故義益深而文益暢理愈密而辭愈達使人讀之娓娓猶恐其易終諷詠之間不覺其犁然而意

會躍然而神興矣然則世采之請可謂知要而急於納約者矣臣又竊念　本朝立國一如趙宋故其末流之弊亦與之相類其國勢善弱類之人心偷惰類之紀綱不振類之淑慝互爭類之吏胥貪縱類之豪強恣暴類之朱子於當時目見其然思有以救之其所言痛切精慤藥當其病欲治今日之病捨是藥何以哉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也古聖賢雖多而其在今日則莫近於朱子也夫觀法近則取則易伏願聖明於此潛心熟複不厭不倦體之於心驗之於事終日儼然不爲他說所歧真若朱子日在筵席相與酬酢則　學日進而德日起其於正朝廷安百姓有

不足言者矣然於其中亦不無先後緩急之殊臣意以爲封事則無可擇而至於奏劄則行宮便殿第二論聖學劄最所當先而癸未垂拱第一第二劄辛丑延和第一第二劄戊申延和第五劄及乞進德劄皆當次第熟讀而後可及其餘也仍記歲在庚寅臣以奏劄中最切實若干篇繕寫投進　孝宗大王亟加歎賞深味而服膺焉恨其見之之晚也其後有人以論聖學一册子進御則　卽敎筵臣曰莫或有違於朱子說否此可見　知之眞而好之篤矣今日　殿下之心豈異於　聖祖之心乎今臣所有劄疑非敢效註釋之體平日讀過之時有所滯礙則輒手録成

候以與士友講質而已今世采之意以爲或有補於音義句讀之間故略有所取而仰請如此也故敢繕寫一冊子謹因縣道隨劄以進竊以爲或不能無補於擇莞之　盛德也然如使世采李翔等頻侍　燕閑則亦無事於此也至於尹拯學有淵源且多積功若置　筵席必大有益而其志難奪空老蓬蓽殊可惜也臣意以爲不必縻以職名只以布衣　召見如宋朝之伊川故事則既無嫌碍不必牢守一節也又有前都事臣權尚夏學術精明尤致力於朱子書亦可使備講讀也此外有道術者廣行訪問勿拘以爵祿以盡友臣之道則其於明　聖學補聖治必有明

效矣苟能如此臣雖枯死丘壑與有榮光萬萬無恨矣臣不勝大願焉

劄子具署殊非朝例而今臣係是外方故不敢不具伏乞　睿察

朴泰維疏後待罪疏　癸亥閏六月

伏以臣昨於劄　批猥承　召旨謹治一疏以列前後罪犯兼陳老病不堪冒進之狀其中最大者大老之稱誠不勝錯愕羞愧亟請刪去也俞信一不諱之言終遭對吏何罔也李選之爲臣謀忠受人詬辱罔極也疏才成而適聞臺臣上章峻斥臣以妄論　徽號事而以無所異同者爲偷合於臣云云臣聞來不

勝驚隕臣之當初所論只以正當　聖明一治之際而春秋之義泯滅黙昧無復忍痛舍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且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亦乖於今故臣妄以爲言而　聖明不以爲非俯從而行之矣今臺臣所論如此昔朱子以宋朝廟儀之失不勝痛恨而曰令人求死不得夫國家大事無過於宗廟而其禮既失則人情天理反戾乖舛故朱子之言如此然則今臣須犯豈容於覆載之間哉且誤禮執權是臣從前本罪語曰傷弓之鳥見曲木而驚病暑之牛望夜月而喘臣之惶隕危怖於是爲甚且念臺臣不於當初極言駁正如夏侯勝而　縉儀既成

之後乃論其誤朱子所謂徒使威靈疑於見擯彷徨躑躅不知所歸者不幸而近之矣如使臣初無妄議則今日安得有此此又臣之悔罪欲死者也且臺臣雖在今日亦當直請臣罪以快神人可也何故只播其論於朝廷不以徹於　天聽使難贖之臣罪久逭刑章也竊聞朝著間方以此訹訹臣亟當輸身司敗以待勘斷而臣老病垂死不任上道席藁私次恭俟斧鉞之誅焉

出城時告歸劄　癸亥十一月

伏以黃鍾一動荄甲皆春　聖候回泰舍生喜忭臣於此時特蒙　賜對竊仰　天顏舜彩如常臣之欣

聳幾乎欲狂惟是　聖慈勉留賤臣至再至三而終不得奉承者意有所在盖臣疾病危苦朝夕難恃若於　輦轂之下溘先朝露則恐傷滿城祥和之氣以故不敢少淹亟出城外更欲替承　聖候而去無狀老臣永辭　天陛此時犬馬之誠有不能自由者矣伏願　益加少愈之深戒以膺無疆之福慶嗚呼今茲無前之慶不惟　祖宗積德之報亦由　聖明仁愛黎元克享天心之致也此理昭然誠不可誣也伏願　益軫勤恤之心一以保民而王爲務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不勝幸甚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伏以臣竊聞　上候復常之後亟行　賞典而小臣亦與侍藥諸臣並有　賜給之恩臣慚惶驚惑久益踧踖罔知處身之所也夫侍藥諸臣誠有其勞矣然而君有疾臣嘗藥自是常禮故諸臣皆不敢領受或辭於　榻前或祈於疏章則　聖明以體下之德頗允其請如臣遠外之身萬無霑　恩之理若以一番奔問謂有微勞則同臣奔問者固非一二而如臣則又有事在伏靑之時三次　面留又於歸途承旨再至　宣旨愈懇而臣終不敢承　命非固大焉賞於何有蒙　赦猶濫受　賜何名古有嘯笑之愛此雖

戰國之事理固有之伏乞　聖明諒此事理亟賜反汗毋爲久駭聽聞不勝幸甚

辭　明聖大妃誌文撰進兼辭　錫馬劄 丙子正月

伏以臣疾病危惡自分無幸猥蒙　聖慈亟垂矜憐醫藥便蕃略尋生路天地之　恩無路報答委頓枕席但有感泣而已惟是　誌文之　命三辭於　榻前而　聖諭愈懇臣兢惶震越悶默而退矣玆者都監郎廳賫奉　行狀一通遠來授臣臣神精消亡心識昏昧雖尋常文字起前忘後不成貌樣況我　聖毋懿行至德豈足以形容萬一哉摹寫天地古以爲妄伏念斯文事體至大必有奇能博雅之人操筆寫

成然後品章燦然條貫不紊可以徵信於後世目今詞學之臣與夫儒宗文師內外相望眞可任此俾得稟記　慈德以稱　聖孝如臣賤陋自知甚審就使貪戀　恩待强以就事則非惟叢雜乖謬喪失文體亦恐事漏實爽歉於善美如此則不但臣罪之難贖而已也伏乞　聖明諒察事情改授其人不勝幸甚且臣竊伏聞　殿下仍下晉錫之命臣莫知其故悚惕罔措以爲將有筆研之微功而預有以酬之也則臣雖强顏爲之其爲荒拙正是古人所譏一車蘿蔔之直而已則廷議之取舍未定矣臣何敢徑先冒受若出於古人紫騮劍几之義則在　殿下雖是用財

以禮而其在臣身則愧滥惶縮不但汗流浹背而已況我　聖母遺教一出於節省儉約不欲傷財之盛心則今臣妄受豈不有違於　遺旨哉伏乞　聖明諒臣愧悚惶恐之心仰體　聖慈能勤小物之意并賜反汗以幸賤私不勝幸甚

撰進　誌文仍陳情告歸劄　甲子正月

伏以臣朝夕待盡出伏郊外撰　誌之　命久若墮井臣罪萬死昨始入城乃敢撰述而精神耗竭筆力衰頓形容　盛德不能萬一然不敢不冒死寫進而其中或有　行狀所無者此則亦不敢不質諸大臣重臣審其十分無疑然後乃敢登載以俟　聖明之

財處焉抑臣竊有切迫私情臣之兄子喪其所後母於痘瘡渠仍遘此疾卽聞其症勢甚劇昔第五倫於兄子之病十起安寢則程子猶有所議今臣則身在遠地其於十起亦未能焉臣之子亦病臥路傍而亦不能相救情理迫矣不得不略尋歸路倘値幸會俱得出場則當於 廠衛之日復進郊班以伸臣子送往之禮焉

劄本才成忽蒙 賜對面留懇惻臣誠皇感罔知所措臣之情勢誠如原劄所陳伏乞 特垂矜念焉

尤菴先生文集卷十八

疏

到水原陳情疏 甲子正月

伏以臣違負　聖旨罪當萬死不料　聖慈一向寬恕更遣承旨　諭意丁寧臣非木石寧不感泣終夜徊徨措躬無地臣之私情誠甚切迫而今不敢更爲煩瀆惟是比日以來心情恍惚逢人赧澀者有之臣於去冬再入脩門者非爲疾病都除筋力尚强也只以區區蜂蟻之悃有不能自已者而亦以旣蒙　大恩永作外臣優游自在行住無嫌矣不謂昨者大臣承　命卜相也以臣爲題頭是何不相揆度如此哉

昔有告老而旋悔者跳躍於朝堂以示可用遂爲千載唾鄙豈意如此好笑題目乃着於臣身耶平生自守雖不足言而不欲以身充一夫之數則素所蓄積也自有此事汗流浹背殆無顔面也當初本欲祗伏旅邸以待 廒衛之日矣今不敢少淹乘夜出城冒晨渡漢臣之狷狹固爲可嗤而人若舒究則不至深罪矣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少寬遣 命直遂之罪焉臣無任惶恐怔營之至

進慰仍辭月廩疏 甲子四月

伏以日月不居 因山訖事仰惟 聖孝靡及哀慕益新臣衰病委頓既不能奔號於 廒衛出塀之日

又未得奉慰於　嚴廬攀擗之際分義都廢不如無生伏願　殿下上惟　宗廟之重寄下念臣民之憂愛如禮順變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不勝幸甚仍伏惟念人臣事君一主於義義所未安不以微細而放過人君亦以體下爲仁其所不欲亦不强迫故下不失義上不傷仁此古之道也記昔　孝廟朝臣冒昧應　召而自惟無似不欲久溷　明朝不敢冒受常祿故　孝廟許其不受而特賜周急之物夫常祿與周急皆出國用而然號名既異多寡不同則於義稍安矣今臣幸蒙　聖恩旣許休致除名朝籍卽是閑民昔周公將告老而以明農爲言周公以王室至親

有大勳勞而猶曰明農則休退之人自食其力乃是道理朱子之爲祠官也乃曰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夫祠官雖曰無事猶有職名而朱子之言猶且如此況如臣者旣無職名只以奉朝賀爲號而病伏窮谷朝賀亦不得奉至於　廐衛大禮又不得祗赴名實之乖亦已甚矣然而道臣以　恩命月致稍廩有同常祿其爲不安不但無事之祠祿而已臣於去年以前時至京邸而無有久計故西樞俸祿猶且不食而還納則該曹不爲强迫故私義粗伸矣鄉里則不然嘗於頃歲官吏以爲　朝令至嚴不敢還輸强置於外而去臣無如之何遂與今大司成臣李秀

彦相議歸之社倉蓋社倉是　朝命所設以救飢民者則亦一公廨故也此時則臣猶有西樞職名而只以身在鄉閭義難冒受故如是婉轉而獲免然以直截之道言之則猶未爲快活故其時不免少有人言矣今春臣自西郊過　闕來歸則道臣逐月致廩臣之不安愈甚於前而以臣辭受小節冒瀆於諒闇之中有所不敢故浼嘿受了臣之懷惠忘廉之罪有難淸脫矣然旣往不諫來者可追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收成命以安賤分焉又竊伏念此事實係民弊臣所居之邑物力凋殘凡係廩給分定於遠邑鄉所色吏監領以輸夫馬勞勩何可勝言臣雖無益於時

不欲貽害於民素所蓄積而今乃如此臣之悶歷於是爲甚昔宋之王文正每有賜予置於庭下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況今民窮財盡之時兼有轉輸之弊若使文正當之當不止於瞑目而歎而已殿下以臣貪病有此愍勞惠養之　恩而豈知弊端之至此耶惟此一事揆以義理不安既甚稽諸民力爲弊又多伏乞　聖慈並此垂察焉臣苦待成事之畢亟陳斯懇　殿下倘寬煩瀆之誅而亟下反汗之命則不但臣之私義其於民弊亦可以除去一分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辭月廩二疏　甲子四月

伏以臣以休退垂死之身冒瀆　宸聽冀免月廩
恩命而乃蒙　聖批開諭丁寧因以上來爲教如臣
疵賤雖在壯歲猶不敢玷汚　清朝況今衰朽如此
半入鬼門雖欲懷利忘義偪側於朝端精神筋力萬
無自力之望矣　日月之明或有遺照故有此萬萬
難承之　教只增惶惑不知措躬之所且玆月廩固
知　殿下出於愍勞惠養之至意臣豈不欲仰承
德意以詫鄉里哉實惟於義未安有如前疏所陳者
況孟子曰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夫人臣
旣負不恭之罪則其他又何說焉然此則猶以聖賢
之訓言之以耳目所及者則　本朝諸臣稍有廉隅

者頗不受送西之祿曰無事而食不可也盖聞朱子祠祿不安之意也臣雖不肖亦不至自處於苟賤饕冒之地也然區區辭受之義固不足以屢煩　天聽而惟是事關民弊則有不可勝言者臣曾以此略陳於疏中而其煩猥瑣屑之事則別具於相臣書中倘於　前席依宋朝故事一一陳達則　聖慈必驚駭而亟允臣請矣且今麥秋已至閭閻稍可支吾臣雖貪寵必不至於朝夕不食矣夫人臣有賜於君一辭再辭而猶不得命則因循受却者有之矣今臣則隱度於心雖萬被誅戮不得則不止矣夫以草莽癃廢之身屢瀆　天聽豈是所宜以　聖慈常加矜愍之

至意亦豈欲老臣之如此哉伏乞　聖明諒臣此言出於誠心而非所以矯誣　亟賜反汗以安此垂死之孱喘不勝幸甚臣無任皇恐懇迫之至

辭賞典疏　甲子四月

伏以臣才以月廩事猥將危悃仰瀆　天聽矣即者道臣傳示所被　有旨快賜反汗臣於垂死病中感極喜甚殆於出涕　聖慈之曲體下情至此循是以往臣下孰有抱悶而不伸者哉臣仍竊有復凟　天聽者竊聞臣復以撰述之勞濫側於諸臣論賞之中臣以衰朽拙鈍猥膺摸天盡日之任曾不能揄揚　聖毋德善之萬一每自循省誠無以自贖其昔人所

謂有司之過者　聖慈寬大雖不棄捐而寧有一毫可當此　恩數者哉況臣已於當初先受廐馬之恩則尤不宜冒昧疊受以重其罪也且念前既冒受後又不辭則是眞賤丈夫龍斷之術也亦何以自解於人言哉伏乞　聖慈俯諒微懇非出於飾僞收回鞍馬之　命以安將死之心不勝幸甚臣以鄉里微蹤一月之內三次瀆犯罪當萬死臣無任兢惶祈懇之至

病未赴　召待罪疏　甲子十一月

伏以臣晩有孫息未離襁褓其母遽死而其父病劣臣憐其呱泣抱哺辛勤恐鞠昫濡僅至長成名雖祖

孫實同子毋不幸今者暫相離違遽嬰死病急足絡繹報以垂盡以臣昧理寸情熠潰不知不覺匍匐就道適值風雪沾凍凌兢舊疾頓劇新症添作幾死僅達老舐之情稍伸而謹疾之道則蔑矣心雖自悔已無及矣伏蒙　聖慈仁覆天地猥下醫藥　恩命得使枯楊生梯寒谷回春而旋又再遣承旨　諭以病裏相見之意臣始審　聖候有不安之節臣遠外承聞倍切驚慮即當詣　闕起居少伸犬馬之悃而以此摧殘垂盡之喘萬無分寸躋攀之勢欲動還止尚此跧伏噫臣既於子孫之病不量筋力妄行於數百里之外而乃於　君父之憂反計死生遲佪於六七

舍之間輕重倒置義理全喪悲恨填膺死難瞑目三復病裏思想之　教誠不勝涕泣沾裾也臣既孤恩何敢逃罪祗伏道傍恭俟　謹詞之加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　仁祖朝侍從恩典疏　甲子十二月

伏以　聖母練期只隔數日伏惟　亮陰孝思益復罔極臣愁居近圻老甚卹然今不敢不割慈忍愛匍匐就道疾病添加縮伏路傍輾轉呻痛恐不能遂赴哀班少伸臣子情禮也爲臣如此不如無生臣昨於路次伏見京圻監司狀文伏聞　聖明以臣爲　仁祖朝侍從　命給食物臣猥於伊時謬蒙誤　恩忝

竊從班而自以非分不敢冒進虛汚朝籍雖不敢效納詰建寧古事而懷慙畏譏之心則迄今慺慺也況今四十年之久而濫忝簪履之舊以叨　恩榮豈不仰累於　綜核之政哉若是則當時盜竊榮名之罪孰著於蓋帷之時矣臣竊懼焉伏乞　聖慈俯諒卑情還收成命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屏營之至

四學請留後南歸陳情疏　甲子十二月

伏以臣於初六日　榻前面承　聖教以爲如不欲留在京裏須住近圻時時入朝及其辭退就道之後又再受　申命臣竊自以爲時時入朝是雖情禮當

然而以臣筋力萬無勉强之勢而惟是　聖躬大病之後餘症尚未盡祛遠去京輦情有所不忍故祗伏郊外替聞起居之　批辭而期盡此歲矣玆者竊伏聞四學儒生上疏請留賤臣而又以曾　許休致爲未善夫臣之素行本多不善而最以忘廉耽利見疑於人故低徊近圻圖覘形勢是臣昔年本色罪名也談言一成至今難脫此聖人所以有下流之戒也臣於昨者來抵東圻實迫於舐犢之私而無他也然而謗之者以爲彼見相位之闕有所希覬而來俄而臣名果占於上相之首是則謗言非誣而信驗矣臣不勝慙縮切欲却走而情勢牽聯終未能決矣今四學

之疏又如此而其中亦有素所親厚者與焉人就曰非臣之所與知者也諺所謂直欲鑽地而入者是臣今日之情事也夫臣疵累如山以辱 列聖眷遇之厚者已是大罪今四學之疏略不爲臣地又以好題目而授人臣雖假辭於子貢其能自解乎臣不避瓜田李下之嫌不即決歸取困如此雖悔何及臣昨夕聞此夜不能寐遲曉促裝亟指南路臣之狷狹之心庶或自伸而竊念前後 聖教勤懇至矣臣之忍死淹留圖副 面教之初心終至於孤負臣罪萬死尚復何言古之遠離其君者其歸有日而尚曰臨表涕零不知所云今臣歸填溝壑永隔 天表區區寸心

當復如何伏乞　殿下益懋聖學親賢遠邪以安宗社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震灼危怖俟罪之至

進文元公遺稿仍辨師友之誣又乞　許孫疇錫歸田讀書疏　乙丑九月

伏以臣老病垂死萬事休廢竊伏聞　聖明曾命玉堂取進臣亡師文元公臣金長生遺稿　綸音一出士類欣慶以爲我　聖上將以表章而施行其說若果如是則眞千載一時也夫崇儒重道帝王之盛節寥寥今古莫之或靳何幸賤臣老而不死身親見之也臣師平生沉潛經傳篤於踐履而不喜著述其有關於世教而可以發明經傳之旨者頗見於編錄其

已成書而印在公館者則想已進　御矣惟家禮輯覽六册則臣所校正新入刊板此則道臣當爲印呈矣其餘疏章暨斷爛零碎之猶不可埋沒者亦頗有焉臣聞　命以來裒稡編摩訂其訛誤删其重複總若干萬言並近思釋疑謹以繕寫使臣孫息檢閱臣疇錫投進閤門焉嗚呼今日何處得來非唯今日求之前古亦罕儔匹矣先師爲學四子六經之外一主於洛閩諸書不徒誦說而已必以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爲務故不唯其行有常而其言有物雖其見於斷爛零碎者皆可謂粹然一出於正也　仁祖反正其佐　命諸臣多是知舊門生故作書累千言以

胥教誨而諸臣進　御則　仁廟極加奬歎亟申召
旨觀此一書則先師之所存所學槩可知矣其中保
全廢主一款尤是難言自古革廢之君無恙者無有
矣光海主廢後　仁廟視遇之恩至矣盡矣至於孝
立逆謀乃有三日復位尊爲上王之說則光海之危
當如何而處置之言終不出於崔張諸臣之口此莫
非　仁廟盛德至仁之致而亦先師規導諸臣之效
也若是乎賢者之有益於國家也伏願　殿下於此
察其仁人之一端焉臣旣進此遺稿而因不雪其所
遭之誣罔則臣不獨負先師實負　殿下尊德好賢
之意也竊聞比者憲臣投疏提起李珥落髮之說而

引長生爲證臣亦嘗見故文忠公臣張維文集有記故知事臣趙緯韓之言矣其言果以臣師爲有所云云也臣於是常不勝其疑訝也維乃長生之高弟也其聞緯韓之言何不爲長生痛辨其誣而只爲珥分疏耶其爲珥分疏之說亦不明快臣請從源頭先陳珥之實跡則長生之誣不待辨而自明矣竊惟文成公臣李珥天資極高年纔五六歲已知爲學之方逮及十歲盡通經書而曰聖人之道只此而已乎於是泛覽佛老諸書而於其中最好楞嚴一書蓋其爲說內之則說心說性十分精微外之則錙天銖地極其宏濶若非珥之高明則童稚之年何以能知之而亦

何以能味之哉此其自訟之疏所謂髫年求道仍耽
釋教者卽此事也逮其入山之時則又以儒道而合
於禪其留別朋友書略曰氣者人之所同得而養之
則役於心不能養之則心爲氣役役於心則一身
有主而聖賢可期心役於氣則七情無統而愚狂難
免古之人有善養者孟子是也人之有志於窮理盡
性者捨此而奚求哉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樂
山水者非取其流峙而已取其動靜之體也仁智者
之所以養氣者捨山水而奚求哉及入楓嶽諸僧說
經多有異同之辨琪言其此處則某也是此處則某
也非於是僧徒莫不驚異歎服嘗至深處靜坐凝思

忽悟禪旨之非曰此無他奇妙只欲截斷此心走作之路凝聚精神以造精極虛明之域其與聖賢體用一源之旨有以異也遂棄而歸來專心於聖學蓋其所謂入山云者不過如此此皆見於印行文書可考而知也至於落髮之說極其誣罔果若有是則珥之文集敘其與老宿問答而老宿何以曰措大非俗儒乎林億齡詩集又何以曰與李生珥遊山云乎設使珥眞有此事亦不當自長生證之況萬萬無此乎昔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使長生果爲此則與證父攘羊者何異而憲臣乃曰長

生學識高明此果成說話乎果成義理乎緯韓之爲此言非所以誣長生不過酬酢之際誤聽而誤說也嘗有勳宰與先師論典禮以其言奏達而爽失其本旨今緯韓所傳無乃亦類於是耶且維之所謂嚴不敢問者亦有所不然者臣與故參贊臣宋浚吉同聞長生之言則曰嘗以變形與否微稟于栗谷則答曰雖不變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哉所謂栗谷卽珥之別號也雖不切切分疏而其不爲落髮之實狀自然形見眞是珥之氣象也且憲臣引張維說以爲落髮是粗迹而不足辨故長生亦言之若然則何以又曰諸臣備陳不落髮之實狀也諸臣備陳不落髮之實

狀而獨長生言之云者亦獨何心也臣竊爲長生寃痛也以高明之弟子而證之則珥之落髮終不可辨明珥之所遺何其甚也且以粗迹而言之不難則竊有所不然者昔朱子雖少師道謙而其知舊有欲剃髮者則責之甚嚴而並斥其所親之不禁者果以長生之高明而猶且爲是則朱門之罪人也烏得謂之適傳哉昔袁遠貧死速朽之說曾子親聞於夫子而有子猶不信焉曾子又曰參與子游同聞之然有子猶曰然則夫子有爲而言之也夫聽言之道惟觀義理之如何也以曾子與子游親聞於夫子而於理不當則有子猶且如此今維遠聞緯韓一言而著之於

文字以爲今日藉口之資豈不惜哉乙亥以來一番人章疏雖極詆誣而落髮之說終不敢肆言豈謂崇報聖廟之後復爲提起以益其誣悖耶夫以妄塞悲禪家以爲粗迹而不貴之理乃引而自劾者嫌於自謂因高明而入亦不敢自謂養浩正所謂人臣自罪不嫌於過深也今憲臣所言若揚若抑莫可捉摸而其所廣引諸說皆是虛謊夫伊川之狀明道果言出入釋老而旋即言返而求之六經而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則是果只言其出入釋老乎朱子之贊橫渠也明其逃佛老而歸於正是果如今人只言理之入山而不言其返儒之實乎且明道嘗仕於安石所置之

官則伊川以爲不是而沒之於行狀之中心以爲不是則沒而不言者是乃爲親者諱爲賢者諱之義也未聞著其不善之失而謂之尊之也今憲臣不究其實而張皇誑嚇欲以脇持舉世不亦異乎至於憲臣所引宋時瑩是臣從兄也時瑩首發從祀之論而其第一疏只擧珥之學問道德之純粹矣及蔡振後等擧珥入山事醜詆之時瑩等第二疏遂言珥之少時雖有染禪之失旋卽覺誤而歸正何嘗如時輩之只言其有失乎今其疏本印行於世何可誣也昔年今領議政臣金壽恒爲諸生時欲辨栁櫻之誣托臣製疏臣之遣辭一如時瑩而辨明不足爲失之意則又

加詳矣頃者太學齋任通文中乃引時瑩及臣疏謂同於只言其失之時論豈臣等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致歟夫驅率不同之言强以爲同者實今世之大病在凡常言語猶爲不可況於　聖祖宸翰乎夫　聖祖答琿之疏所謂豪傑之士正指程張朱三子而言之也其所引重如此則其果直斥爲有失如憲臣之云乎其所謂小失云者其不可謂語有斟酌乎今乃任意牽挽下同於己說可謂無忌憚矣夫舉琿之失而不舉琿歸正之實者振後櫻等之說也謂琿髣年小失不足爲失者臣等之說也同於振後櫻等之說而强以合於臣等之說者時輩之說也正朱子所

謂我欲同而彼自異者也夫只主此說亦足以張其說而嚇於世又必舉落髮之說以誣珥渠必曰此非我之言乃張維之言也夫維之所記固不能愼思明辨而然易嘗言長生言其師莫大之累而未嘗經意持難如憲臣之說哉夫君子之於人聞其善而揚之聞其過而察之在凡人且然況招其師之過而未嘗經意持難則未知何等人耶臣竊寃痛焉今憲臣初不尊巽於珥後乃移之於長生而其爲說慌惚難測憲臣若曰珥實不落髮而長生謂之落髮是難測底人也若或曰實落髮故長生從實言之云爾則其語意雖不遜而比之於抑揚辭說眩亂　天聽者亦不

害爲質實矣今則不然若以珥爲落髮而又若不落髮者然以長生爲誣師而又若不誣師者然又引朱子橫渠之贊而牽合傅會欲以掩得衆目此奚但關中役文之弊乎昔范祖禹於伊川非純師也伊川之被誣也祖禹不即辨理則朱子猶且譏之今臣於長生相視如父子非不欲仰首一鳴而旋念國事危急正如累卵而時輩以此是非爲一大事輾轉激發不知其危亡之日促眞可謂惟事今臣若復一言以伸師冤則亦必翻上一層終至滔天而後已以故緘口隱忍以至今日臣誠祖禹之罪人也至於今日則賤疾日深兼有砥犢之痛任情悲號死亡無日終不得

一言而死則雖入地中永不瞑目矣玆因遺稿之進而略此伸辨伏乞　聖明垂仁財察勿以臣爲與人相較也臣既辨師誣矣朋友亦人倫之一也臣於故生員臣金益兼爲姓不同兄弟也當丙子孽虜之僭號也益兼弃走而來爲臣泣言曰吾其被髮左衽乎若不效仲連之蹈海則將入山枯死誓不爲夷矣其後江都之變果踐其言矣其餘權順長李敦吾二人皆是志士也同樹節義可與日月爭光矣今有以無必死之義爲言者欲使益兼等所樹立晻昧而不章夫節義明則家國以之扶持節義晦則世道隨而喪亡故先儒以曹操之不得取漢鼎歸功於黨錮刑死

之朽骨　宣廟朝有著排節義論者　宣廟使之榜示學宮朱子生于南渡之世少有節義之人則無不表章而至於衛士唐姓人五臺僧眞寶之不從虜而死者亦皆存録恐其埋沒聖賢之貴節義也如此今益兼等受抑亦非世道之幸也惟是益兼是　仁敬王后祖父故言者以爲嫌而不敢訟若然則漢之竇武何以爲黨錮之三君乎世人之識見卑陋如此可勝歎哉臣之此言不知者亦必以爲詬病而區區所深慮實在於世道之喪亡伏乞　殿下垂察而加意焉臣又有冒萬死祈懇者向所謂孫息疇錫云者實無教之凡才也始初之應舉覓官者只爲家貧親老

求免於不孝之罪而已不料朝廷誤置於選地昔唐代宗以裴復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其父虬上疏請免曰願俟卒學其後母死上使人臨吊曰吾以厲天下復之才望如此而其父猶且祈懇我仁廟朝忠武公臣李守一之子故相臣浣爲平安兵使浣以死地嫌不敢祈免而守一乃上疏懇乞曰恐誤國事此實出於公耳之心故自不爲嫌而人亦不以爲非矣今疇錫以不才冒據貽累　清朝況其遲鈍疎脫不合時樣而猥塵名塗必將招災臣每切憂懼寢食不安如此而終不敢言於　隆恩之下則非徒裴虬守一之罪人抑臣自外於　父慈之天而不盡其所懷是

亦所以負　殿下也伏乞　聖慈俯察斯言之出於肝肺特許歸田或畀以一殘駒使之讀書知方獲免大戾於　聖明之朝則實是文王棫樸之聖心而亦是　聖人器使之一端也臣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陳戒　聖德仍論洪受疇竄罰過重疏乙丑十二月

伏以禮曰二十五月若駟之過隙今　聖母祥日倏焉已過其去澹澹之日只有一月餘矣仰惟　聖孝無窮靡所逮及疾痛號慕不自覺其疾病之在躬矣若是則　聖母在天之靈豈不憂惱於冥冥之中乎伏乞　聖明念禮經順變之訓體聖人徑情之戒仰以慰　列聖慈覆之意下以副臣民祈禱之誠不勝

幸甚臣於伊時一息尚存若能匍匐進往以伸情禮因以起居　聖躬而歸則犬馬之心庶不至全鑠而不幸臣之宿病遇寒增劇殆殁垂盡終不能就途悲恨蘊結誠無以自喻於心也因竊惟念　殿下創鉅愈遑餘哀切切凡所以自致者無不感動臣民誠所謂至德要道也第論其極致之道則又有在焉孔子稱大舜之孝而以德爲聖人爲之首而饗宗廟保子孫次焉蓋惟德爲聖人則饗宗廟保子孫是其功效中一事而有不足言者矣夫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不過用力於日用之間而無所間斷故成湯之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從諫弗咈改過弗吝與人不求備撿身若不及而已武王之反之爲聖人也惕然於敬勝怠義勝欲之丹書退而於觴豆刀劍莫不有銘而警省焉是皆用功於親切近少而以至於眞積力久則合之盡其大而聖人之規模體段忽然在我矣大抵撮而言之則不過去人欲之私而循天理之公者也竊伏聞比日進言者皆以　殿下不能去私循公爲說未知臣下不能窺　殿下之所存而妄相忖度耶如其不然而見於政事之實者猶未免有人言之來則其幽獨隱微之間用功之疎密可知矣然則其於爲聖之道豈非却行而圖前乎且伏聞孟子曰仁則榮不

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曩者朝家之所遭非所以爲榮也孟子處戰國之世而進言於時君不過曰保民而已今以目前之事言之凡爲臨民之官者怯於朝命敲扑凍餒之民以督債負此非所以保民也夫豪强與吏胥負恃而違令以冀蕩滌者誠爲可惡而至於貧殘下戶枵腹而赤身者誠不忍見矣爲守令者亦豈欲加以鞭扑而然且爲之者誠出於不得已也其使之如此者非所以爲仁也非所以保民也今以此等事自取削弱而求免於危辱者豈不難哉誠願　殿下審察於本心危微之際而猛省乎政令得失之間常使所存所發不出乎仁

愛之本然則　聖學日進聖德日新眞爲聖人而終至於大舜之孝矣臣敢因　聖心哀疚之時而冒進螻蟻之忱焉且臣又有所懷因願冒死畢言之日者洪受疇之竄逐誠出於惡浮薄喜事之習而不專由於尊賢衛道之意也然而受疇之言憑藉前人而未必出於誣辱之心矣極邊之律無乃太過乎北邊多寒今歲尤甚如未免雪裹凍死則豈不惻然而可哀哉昔梁王問一洒之道而孟子答以省刑罰薄稅斂文成公臣李珥於許銓等之攻珥遂逐也亟與文簡公臣成渾相議請緩之夫銓等之所犯非特受疇而已珥渾猶且如此且論洗滌黨論之策而珥只曰浮

薄喜事之人斥而不用而已誠恐用罰過中貽累仁政也　殿下方今崇奬珥渾之道學故敢以此爲言亦所以望　殿下發號施令粹然一出於大中至正之聖矩也臣於日者因不善之報而老舐悲傷疾病頻劇人謂必死而無幸矣實賴醫藥之便蕃至今綿延　聖恩罔極常切感泣亟當進箋謝　恩而非但精力昏短亦以　恩批之下每遣承旨或史官此非惟猥越難當其貽弊於一路厨傳者不少故久益趑趄今玆　祥禮之過亦已有日而有懷佪徨者亦以此矣今則一歲將窮而臣之鬼事亦迫故忍死口呼語無倫脊義亦亂雜伏乞　聖慈垂仁財赦焉臣

無任危怖怔營之至

乞削奉朝賀之號並　收惠養恩倒仍請寢劄

疑刋布之　命疏丙寅四月

伏以　諒陰禮畢　祔儀旋擧哀榮備至萬姓悲歡臣老病摧殘鬼事已迫區區慶慰之誠一未能自伸孤　恩負義罪罰難逃臣亟宜陳章自列少暴微忱而氣竭神昏終莫能自力撫躬慚惶但有衰涕而已惟是朝賀之名尚係榮籍而禮闕事紊其實舛矣乞賜鐫削並收其惠養　恩例俾以賤分而就盡溝壑焉昔宋之祠官雖有所守然朱子尚以無事而食爲未安況臣之全作閑氓偃息田間者耶曩日米布之

賜雖是周家盛典然周家百年之問實以其人行可
度而言可乞故名之爲庶老而記之爲惇史矣今臣
則舉足而動違古則囀喉而必悖法言然而久生於
世徒爲世道之羞　眷遇愈隆罪戾愈深日夜憂懼
誠不知所稅之地也臣之此言實出肝肺伏乞　垂
諒焉臣又竊有所悶慼焉臣少讀朱子書粗窺其使
字遣辭之糟粕而於其義理之說多所疑惑讀過之
際敢録其窒礙處以質於師友非敢僭擬於註釋凡
例也去歲刑曹判書臣李師命按道湖南時欲取以
剞劂臣貽書止之者至於三四而後乃止蓋惟朱子
嘗止時宰之刊其註說者不但時勢之不便恐或有

未盡以誤學者故也今臣於節要全主先正臣李滉註解而或有可疑者不免略見其可疑之意此已犯汰哉之罪矣若或元非可疑而妄以爲疑則其悖謬之罪何可量哉臣爲是之懼方與士友不住修刪以俟具眼者之取舍矣不料經幄大臣上徹　宸聽至有刊布之　命臣聞之驚隕若將獲戾于斯文爲之寢食不安也伏乞　亟寢成命毋使右文興化之世少有瑕玷焉臣既作賤氓不敢以此等事煩瀆　天聽而竊有所懷不敢自外於　天地父母之前惟　聖明垂察而財幸焉臣無任惶悚震越之至

待罪復請勿刊布劄疑疏　丙寅閏四月

伏以頃者　聖上宣取臣所有朱子大全劉礙草本臣以爲此書雖是臣之所編摩而其原則皆是諸先正之說話承　命投進可幸無罪矣適其草本不在臣家故指送史官于草本所在處矣今聞物議洶洶以臣爲擅使承　命王人而王人之違　命他適皆罪也又以爲私自給送者亦罪也至於臺侍之相厚者貽書規責勸臣自列而仍問此有前例否前例有無如臣孤陋何得聞知第臣竊嘗見史官之往來者或因迂路見其父母而去而朝廷寬大不加呵責臣之愚意以爲今玆史官旣承取書以來之　命則隨其所在取以復　命似無所害故臣敢指送而渠敢

徃取是豈渠之罪哉況彼出給之人則承　命之臣臨門取之其何辭敢拒哉罪實在臣而彼二臣者橫被非責臣之皇恐隕越於是益甚臣老病昏謬妄觸邦憲株累餘人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治臣負犯以謝物議不勝幸甚仍竊伏念惟此一書雖主於李滉之記疑而以其元無印本故傳寫之際舛訛頗多臣不免隨加釐正其所釐正亦豈保其無誤其餘則亦以平日所聞於師者劄記編集而第記事之差自程門諸子而已然則況臣之識昧文拙失其本旨者必多矣苟失其本旨則非惟得罪於斯文其所以貽累於師門又如何哉臣爲是之懼去歲道臣之欲爲開

刊也臣竭力挽止而止矣今則惶恐於　聖明之取索不敢不上而其所關之不細則如上所陳伏乞聖明亟收刊布之成命毋使臣罪戾終至於難雪不勝幸甚臣無任皇恐俟罪之至

丁卯正月疏 在別集

進慰　萬壽殿火災仍陳戒疏 丁卯九月

伏以臣衰病沉綿與死爲隣竊伏聞　萬壽殿有火變震驚　三宮竊不勝駭隕之至臣伏知是殿也我孝宗大王親自相宜良亦子來祥和所集期符嘉名矣一朝灰燼尤切愴惶也臣義當匍匐前進以伸奔慰之誠而無復筋力可以起動臣子情理掃地盡矣

瞻望　宸極但馳神爽而已竊伏惟此雖人火其實
天災伏念誠孝出天無有闕失而何故有此無前變
異也伏乞　益加修省之道以享天心焉臣又竊伏
聞比日　殿下嗔怒甚震伏未知因何以致此然竊
伏念此不惟有害於心性上工夫其在養疾養壽命
之道亦有所妨幸乞　益盡涵養省察之功以馴致
中和位育之能事焉臣無任區區祈懇之至

歲正陳戒請宥羅良佐疏　戊辰正月

伏以三元撫辰萬品昭蘇伏惟　聖明克茂對時
聖學日進聖德日新以安　宗社以育羣生此實億
萬斯年之慶也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今日臣民之慶祝豈
外於此哉臣跡阻　蟄陛誠切燕賀亦不禁憂虞之
心略申微忱焉嗚呼所謂聖學豈微妙而難知者哉
孟子處戰國之世得堯舜周公之道而其告於時君
者不過明義利之辨而已朱子推演其說曰義者天
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
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然此不可
但求於政事號令之間必須求之於心術隱微之際
然後本源澄澈萬事歸正故箕子陳皇極之道曰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會其有極歸
其有極朱子告於其君曰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

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伏願　殿下試以是用力於本源之地使天理常存而人欲退聽焉如此則日用云爲之間政令施措之際無不中節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矣夫若茲平蕩之極自建於上百度惟貞人心皆服朝廷必不至於淆亂如此生民必不至於窮困如此國勢必不至於危急如此也夫分別理欲於幾微之間者大舜所謂惟精也專心一意於天理之公者大舜所謂惟一也總而言之則孔子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也夫孟子在戰國搶攘之時捨錢穀甲兵之務而必以是爲言者豈不以爲爲治之至要捨此則

無他也臣以朝夕就木之身願忠之心炳然如丹而回顧其中他無所有故敢以是爲獻一以代華封之祝一以爲丹扆之箴焉伏願　殿下留神采納焉抑臣別有所獻焉　殿下自更化以來一以寬仁爲政此實君德之大體也今者羅良佐獨罹竄罰此則因臣妄言而然矣蓋臣不自量度猥有世道之憂矣適聞　聖明臨筵德音足以永樹風教於萬世亦足以有辭於百王矣臣不覺其躍然起立敢有所進之言而仍及世教之衰末矣不料忿怨溢世臣罪狼藉臣實有罪焉而且彼旣以訟其師爲言尤有可恕者矣且其爲說胡叫忿罵自相矛盾曾不足以供兒童之

一笑矣又何足深責哉且聞其有老母　孝理之世亦當有矜愍之道焉伏願　聖慈留念焉臣因此賀正之章而猥及餘言踰越甚矣彌增惶恐危怖之至

擬疏緒寫緘封之際適聞　慈懿殿違豫　主上憂遑未敢上　○戊辰七月

伏以臣竊伏聞憲府諸臣以臣之故至於罷遞臣老而不死致勤　聖意貽害朝著至於此極臣惶恐隕墜愧汗沾衣亟宜輸身司敗以謝被譴諸臣而老病亦不能前進祗爲祗伏私次席藁待罪而已抑臣竊伏聞比者　天怒震疊處分之過不獨此一事云古人云治怒爲難此不惟於事有害其在養壽命之道極有所損竊恐　聖學於觀理養心之功或有所未

至也竊伏聞今事雖出於慰安　萬壽殿之意然慰安之道在乎以理寬譬諭之於道斯爲至也噫此何等時也昔宋帝當創殘之後奴詬大臣豕視庶僚朱子未見其詔已對南軒幾於出涕是時朱子適宿山寺夜漏未盡呼燭作書於宰樞極其憂歎蓋於是時天灾孔棘而舉錯如是故其書曰譬之人子不幸至於父母之顏色不和則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悦適耶當詬詈妻孥毆擊僕隷以快己念耶此不待曾參孝己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況今變故頻仍人心危懼莫知其故　殿下雖日夕兢畏以享天心猶恐不給況效宋帝之過而有加乎且

竊伏念　嵩壽殿之駭憤既忘溫成之憾而有此慈覆之誠可謂女中堯舜矣寬譬慰解誠有所難然有一說焉聖人制禮異姓同車同姓不同車聖人豈皆謂同姓者皆有不軌之心哉誠以不可以螻蟻不穴而堤防不嚴也今者儒臣讀書引喻或過其當然要其心則出於聖人制禮之意也昔周昌之於趙王如意可謂不喜之甚然卒以死保如意者昌也誠以守正之臣終可恃其忠義也　殿下若以此道　達於晨昏之際則將不待終辭而　慍意氷釋矣噫今日天怒民怨日甚一日正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殿下於前年以迫切之言逐兩大臣竄一重臣而今

日又竊二大臣未見國空虛不亡者也噫　殿下頻
御經筵所講者聖賢之書而或不能致功於本源之
地既不能觀理而公又不能忘怒而順不欲置身於
無過之地以爲誠小良祈永命之本臣竊悶焉臣方
祗伏待罪如不敢復及他事而竊有感於朱子對友
隕淚呼燭作書之意謹冒昧攄悃焉若其所待之罪
則別無所爲玆蒙　聖慈亟赦憲臣之罰則臣之罪
一幷蕩滌矣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

自　山陵退歸時陳情疏（戊辰十二月莊烈王后大葬時）

伏以（至矣）國哀之初既不能登時奔哭逮受　誌文
之命又不能奉承製進雖因年紀衰耗疾病危篤之

致每切惶隕祗伏俟罪靈辰不留　廠衛將啓臣子哀慕之誠於是爲甚且伏惟念當此　深壘之中切凝一瞻　天顏少伸奉　慰之忱仍欲於一息未絕之前罄竭　聖祖志事之萬一仰助　神孫繼述之實功轉泝大江泣辭　寧陵逕路之外則耿耿孤忠庶不盤積於地下矣以是不量精力冒寒就途鄉隣宗族無不難之以爲望九之年豈是行役之時乎臣意以爲因循等待朝露奄忽則有銜不祛私恨無窮矣黽勉就途隨意虛徐離家十五日始到　因山之外其間疾病累發危頓者數矣然無所悔懊者只緣微悃如丹終不能自閟也粤自中半微有所聞則已

不無惶怖之意矣及至近圻則所聞益真臣之蹤跡萬分難安臣若不有公議冒昧趍　命則真所謂無忌憚者而益其罪戾矣臣猥蒙　恩旨辭意勤懇雖荆棘塞路亦當趍赴之不暇而當此衆怒如火之日臣雖欲忘廉喪耻以近京　闕亦不可得也臣之冒進於　陵所亦知其猥越故不敢赴班只拜哭於野次而從此退歸瞻望　宸闕有淚如瀉仍竊伏念朝廷授臣以朝賀之名雖於　朝家政令則無所干涉以時朝賀禮不可廢而第臣遠伏窮鄉時節不能朝覲祝不能賀名實舛矣乞　命有司並收此名俾以閑氓畢命於窮谷之中不勝幸甚臣無任危慮屏

營之五

尤菴先生文集卷十九

疏

己巳二月疏 初一日 八啓

伏以臣爲先正臣成渾事又爲臣父臣甲祚之寃欲以伸白於天地父母之前矣疏旣成而旋伏聞 殿下有大命令至於赦文曰行百里今又聞 聖明聖殄威斷赫然臣於垂死之中蹶然以爲此眞石介所謂聖德事也昔宋神宗年廿八乃生哲宗其母後宮朱氏也橫渠張子聞而喜甚則程子美其公忠而朱子呂東萊表章於寒泉之編夫張程朱呂之前後一揆者爲宗社純乎天理之正也旣曰天理則今日人

心亦豈有異同哉去年十一月之初今領相臣金壽興走書以報於臣曰後宮有王子之慶盖於日前每同憂虞而欲士民速知也臣於委頓昏聵之中不覺心扑而口噓也至於今日竊聞諸臣有位號太早之說盖哲宗十歲而尚在藩王之位至於神宗有疾而始册爲太子時有嘉岐二王之嫌逼而猶且如此優游者以帝王大舉措常貴於于于也況今日無有嫌逼之慮耶今日諸臣有　正后有慶之說者盖有先事周詳之慮也此與　中宗朝彦浩之說相似而彼邪而此正彼則欲沮愼氏之復而巧爲之說以基己卯之禍此則爲　宗社爲或然之憂也今若持彼說

以攻此說則大謬矣又記昔年許穆禮論有異制禮者之本意臣承　先大王下詢敢論禮意之不然矣其後穆又上疏進國本未定之言當時　殿下已衣若干尺矣而穆言如此舉朝驚遑莫知如何矣故相臣鄭太和進言曰元子誕生之辰卽國本已定之日也今已告　廟陳賀頒赦八方而今此穆疏乃以國本未定爲言臣未知其意之所在也由是其言不售矣其後賊鑌等並緣穆言潛挑禍機竟逐令領事臣金壽恒以下而逆堅之謀益肆矣且如　仁廟無嗣當時天位不歸於　明廟而何歸乎而芑磁等做出廷臣不喜聞　明廟眼視物之言以至士類屠戮而

臣從曾祖大司憲麟壽爲之首臣每讀其時野史不覺痛哭而流涕也今者　聖明雖痛斥讒人而安知不有繼此而求逞者耶　聖明在上自無其憂而讒人種子安知不起於千萬歲之後乎慈母投杼三人成虎伏望　殿下以張程朱呂之心謂今日諸臣之心無不如此也以　正后或然之說爲異於己卯基禍之心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曾聞　殿下以憲臣漏臣於章奏而罷其多官臣不勝慚恧悚慄欲以一疏深謝老而不死之罪而因請　聖學必以忘怒爲要矣有一知舊路見其疏而還送曰憲府諸臣已蒙　開釋而且又在外老臣不必猥及時事臣然

其言而削其疏矣今則賤疾危苦朝夕難恃耿耿深衷終夜無寐敢以一言冒此塵瀆以爲畢義之地伏乞　殿下哀矜垂察焉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辨誣毁牛溪之謗仍白先誣疏 己巳正月

伏以臣昨於江上退歸時略進小疏而先正臣成渾事微露其端矣因此而紛紛者復加一層其亦難矣臣請詳言其曲折夫渾與文成公臣李珥生並一世志同道合切磋以成其德矣及珥之卒渾哭之曰栗谷於道洞見大原眞山河間氣三代上人物是渾之師非渾之友也臣嘗誦此而以爲渾之於珥眞所謂生同志死同傳之友也　崇禎乙亥小臣從兄進士

臣時瑩倡率多士將爲從祀之請故文敬公臣金集以爲成渾道德純粹淵源端的不可不與理並請遂使士論歸一自是章甫申請者垂五十年而至于聖明之朝　聖學高明洞見性命道德之原聿從多士之齊請以躋聖廡之豚食自非化外之人何敢有異議於其間哉記昔　萬曆辛丑年間渾之被誣於仁弘甚矣其門徒乃爲依違之說以緩其禍而臣師文元公臣金長生則明辨其誣不遺餘力至於文穆公臣鄭逑是一代儒賢而臣師直斥其不平心舒究於渾之心迹又當　仁祖初服請以小學續編進講於　兩筵所謂續編卽渾所勘定之書也至於渾之

女婿尹煌嘗以言獲罪臣師又誦煌之賢曰此成渾之婿也其於渾尊尚引重何如也又當　孝廟初服嶺人柳櫂等誣毀兩賢而於渾尤甚至舉渾疏所引用朱子格言而以爲異端是不但誣渾而上及於朱子其爲斯文之禍非但慶元之世而已也今領敦寧臣金壽恒未第時倡爲辨誣之論而猥屬疏草於臣臣遂極言伸辨而至於成渾則臣與其外孫尹宣舉商確成文矣適聞　孝廟有追奬兩臣之語故疏成而遂不上焉其後中外章甫將以渾豚食於珥之祠宇而亦請侑薦之文臣又鋪張道德淵源靡有餘憾矣夫臣師於渾尊尚如此臣於前日辨正其寃枉表

章其道德如此深摯及至今日雖甚耗荒何敢反爲誣毀哉惟臣妄不自量以爲詖淫邪遁之說極害
聖治而因爲　國家喪敗之源也朱子旣以爲人人可斥其說正如亂臣賊子人人皆得以誅之臣妄信此說而以爲今日之詖淫邪遁比楊墨尤甚而其言之盛行又不止塞路滔天遂略爲攻斥之說正如捧沙以塞孟津之犇猛矣舉世怒罵而羅良佐成至善等上疏詬詈無所不至則前平康縣監李喜朝深惟至善以渾之孫亦參其疏以書來問臣答以渾之孫故亦參其疏矣因略言其所以然之故盖臣師金長生少時尊親李珥不翅如曾子子貢之於孔子故於

二賢不無差殊觀也其後渾之學益修道益尊則亦與前見有異矣及至壬辰倭變渾見危急存亡之機決於呼吸不得已請徇天將之說以從權宜濟事之道而大被　宣廟之怒責夫天將之說卽和議也臣師以爲變不可易處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渾容易進說以觸　天怒若使珥當之則無是矣此亦羨墻珥之至意非所以詆渾也蓋歎其所遇之時不幸也不料渾之子孫門人不諒先師語意不平於差殊觀之意又怒臣師過斥其子孫門人之說輾轉相激以至尹宣舉肆不遜語於臣師此蓋彼此兩門不相悅之源本也臣嘗笑以爲宰我稱孔子之言曰賢於堯舜

遂矣夫豈以堯舜爲非聖哉不過尊慕孔子之盛無所比況而然也然未聞天下後世以宰我爲侮堯舜也惟今世之人則妄生疑怒視臣師門有若敵國輾轉層加以至今日而益不能平則至善之攻臣其理勢然也臣答李喜朝之意只是如此而豈料時輩以此謂臣誣毀於渾藉藉紛紛欲加臣以不測之誅夫穉癡少輩不識源委者則其如此無足恠也彼官高職要出入侍從之臣顧乃激動少輩成此不靖之端甚可歎也夫宰我之言則尚矣以周程以下言之則朱子嘗以輕議先輩爲非然而於濂溪猶曰有老莊之氣伊川於明道疑其受條例司尹和靖以伊川門

人而深疑伊川西監之受朱子於辭受之間一毫不放過而南軒猶責其當受不當受之官豈可以朱子伊川爲訾毁濂溪明道而以和靖南軒爲瑕謫伊川朱子乎且惟論議聖賢亦多般揉朱子嘗以橫渠擬於程子曰如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此其偏全之分懸矣然而又曰橫渠學問精切於二程豈可以此而致疑於前後之異同哉臣竊聞士友間議論則以高明灑落推珥篤實嚴密推渾正所謂稟質不同故造德各異者也如非堂上人則高下於兩臣豈不難哉唯當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不然則不如學伊川有規模之言爲準而已若欲妄加高下之論則臣竊以

爲非矣若夫渾之權宜之議則其高弟黃愼亦嘗疑之矣今議者若謂金長生何敢議渾云爾則豈不爲識者之冷笑乎如或斥臣曰其師說雖如此渠安敢公誦云爾則臣將不待辭終而服其罪矣然亦有一說焉昔伊川有譽和靖之語而和靖傳說於人朱子以爲和靖若以譽己之嫌而不以其說語於人則無處不窒礙矣然則今臣以師說語於喜朝者或不至大罪矣今日事至微至細而無識喜事之徒乃爲節上生枝推波助瀾以爲世道之害可勝歎哉大抵先師常以爲朱子論文王至德不如泰伯之全此所以存君臣之禮也先師之尊渾可謂至矣而尚有權經

之說者所以微存春秋復讐之義今雖有朱子說孰敢以是而貶文王之聖哉先師雖有權經之說孰以是而貶渾之賢哉今人不知而妄說正如郢書燕說誠未滿一哂也臣師之尊渾文字及小臣之祭渾之祝詞條列于下伏望　侍御燕閑之暇或賜　睿察則臣之有罪無罪不敢逃　鑑　空衡平之中矣或以此昭示廷臣果以臣言爲一毫詆毀之意則臣請伏誣賢之罪　殿下雖欲恩赦而臣不敢承也抑臣於此竊有極天罔痛之事當初渡江至郊之日終不敢承　命冒入者非惟畏館學之峻論實以爲極天罔痛未能伸雪則不敢立於覆載之間矣況敢涉跡清

都以近　威顏哉臣豈不欲因伏城外暴白父冤以俟　聖明之財處哉實以　因山纔畢　聖心罔極不敢以私事煩瀆於哀疚之中故隱忍而歸矣今則賤疾漸苦朝夕難恃一朝溘然則目雖不瞑而無益於事雖或不死亦何以上亡父之丘墓乎今敢冒萬死略陳其曲折伏乞　聖明哀矜而垂察焉臣父臣故生員甲祚當　萬曆丁巳歲取司馬兩試時榜首李榮久當謁聖日率榜下投疏自陳不爲謝恩於西宮之意臣父大言折之獨詣　西宮拜謝如禮賊臣爾瞻等驚駭咆哮事將不測有朴升吉者臣父葱竹故舊也涕泣救解於其弟鳳吉鳳吉不聽升吉又

請於其父社稷令綵招鳧吉涕泣開諭鳧吉遂極力救解以免大禍止於禁錮臣父心嘗不快恨不與鄭弘襲授畀遠方矣 反正後特除職以褒之 仁穆大妃嘗因今領議政臣金壽興外祖母鄭氏 下教于臣姊故郡守尹爛妻以爲爾父之旧節予嘗念之不忘而婦人不敢干與外事故使爾父尚滯下僚心甚歎然臣父聞之惶恐慚悚不敢在京從仕將不仕歸田則故相臣文忠公張維換差慶基殿叅奉而歸之矣厥後升遷奉事而盤桓不進畢命于田野矣 仁廟甲戌故議政臣沈之源掌令臣金德承持平臣鄭百亨洪憲等以名在凶疏上疏辭職事下該曹該

曹同　啓曰此人等名在凶疏之誣自有可證者其時生員宋甲祚痛斥凶疏獨詣　西宮謝恩　聖上反正初特除職以褒之而今其姓名亦在凶疏中今此諸臣之誣枉舉此可知請令依舊從仕自　上允下故其時諸人無不清脫矣蓋其時凶徒議欲汚衊多人取榜中最有名字者皆録於疏中故臣父與之源等姓名皆在其中矣逮　孝廟朝筵臣建白臣父事極其詳細　上深用嘉歎亟　命該曹特　贈司憲府執義以明崇報之義矣先是文正公臣金尚憲惜臣父之死撰述褐銘極其褒揚而文敬公臣金集寫之金集又大書題其墓道曰某官姓名字某之墓

夫二賢臣之文筆雖陵夷谷變而不可磨滅況我
聖祖褒嘉綸音炳如日星哉今尹宣舉外孫臣朴泰
輔等對衆言臣父名在凶疏是叅凶疏之人臣聞來
竊不勝崩隕寃痛求死不得也夫　聖祖一言之褒
昭如日星足以百世不磨且臣父死後知舊誄挽彰
明較著而其中一詩乃泰輔外曾祖尹煌之作也直
書當時事無復餘蘊則至於泰輔宜無異辭而今乃
如此臣實未知其故也旣而思之臣嘗言其外祖尹
宣舉之忘義辱身之爲可惜故其黨凡係節義之事
無不惡聞而欲害之者耶何以知其然也夫江都之
變贈持平金益兼以儒生守堞禦賊竟殺其身其節

尤可尚矣而宣舉之子拯乃以爲無必死之義棄以其無職事而死也若然則孔子何以美曾汪踦之以童子而執干戈衛社稷死乎況權順長以官人而與益兼同死而並被無義之斥然則自文忠公金尚容以下至於都正沈諰掌令李時稷臣從兄主簿臣宋時榮皆是無義而死者也其所以害理傷化者豈不大哉又記曩者生員臣宋尚敏爲其師宋浚吉冒萬死伸冤賊鑌等杖殺之矣鑌等旣伏誅　殿下亟有嘉奬之語因有贈官官子之　教其在章甫者無不奉讀　聖教欽仰感激至有流涕者今領府事臣閔鼎重爲寫尚敏文字而刊布焉故判書臣李敏敍作

一文字贊頌　聖德而將爲祭社之舉工役已興而宣舉之子推爲其土主以慘刻之言沮之觀拯與推之意則蓋以爲褒揚節義之士則吾父益有所愧焉沮擊節義無所不至蓋苟有人心者孰不悲尚敏之死而尚其義哉今以其事與其父相反而輒加害悖之言而今秦輔又於臣父陷害如此渠雖不念　聖祖德音獨不思其外曾祖之挽詩乎此正朱子所謂蔽於近而違於遠者直是可異焉夫聖人之修道立教者三綱五常而已而所謂節義者所以扶植此物也後世義理不明遂分道學與節義爲二臣未見捨節義而爲道學者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孟子有舍生取義之訓而至於朱子則生乎南渡之後尤以推明節義爲一大事至於五臺僧眞寶不屈而死於虜亦加表章此蓋國家命脉所在也昔溫公譏東漢名節之士朱子非之曰溫公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啟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

爲唐衡之堵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盖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兇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盖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我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朱子止此說）朱子平生所主張如此者誠以天下之興替所係無大於此故也今日世道之破敗至於如此將見苟彧之徒布滿中外而　宗社不知秖駕於何地有識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莫知所

以救拔也伏乞　殿下益懋聖學益明聖道一以大一統爲要而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則彼爲邪說者自然消磨如魑魅魍魎之見白日中天矣孟子以匹夫而尚以雄辯繼三聖之一治況　殿下處其位而操其權乎臣不勝大願焉至於臣父之事或命更考史冊碑碣無一毫不符於臣之所言願　下一言以洗其誣則在　殿下有以繼　列聖之恩言而在臣家光榮溢於九原矣臣不勝血泣祈懇之至

臣謹空

文元公金長生　答黃宗海書

東人以牛溪成渾不救崔永慶爲咎此不過坐於偏

黨之私而情義不相悉之故也松江鄭澈亦本無構殺之意況牛溪乎當初永慶之繫獄松江前後救解啓辭昭在人耳目而挾憾下石之輩乘上意之不快反以永慶之死斷爲松江之罪案日月已久文書散盡則反以昭然之啓辭指以爲誣並與牛溪推而納諸陷穽之中雖唱雖和攻之不遺餘力不知者亦狃於見聞而惟其說之從不亦可笑乎大槩松江大爲李相山海一隊人所搆陷傾動上下眩亂是非如柳相之爲推官不救李潑之老母弱子之類非徒不爲非刺又反歸之於已遞委官之松江牛溪之見誣無足恠也且牛溪非

有司當職之人以松江之執友抵書勸其救解松江之　啓辭實與之相確而爲之也來示以爲牛溪名望甚重可以救解云來意以不陳疏爲非乎牛溪既非有司逆獄何等事而雖明知其無罪何可以不當職之人而輕救於未結末之前乎若以牛溪之抵書救解謂無其實如松江之　啓辭云則當復何言柳相之爲委官也李潑之老母稚子豈不欲其生也無罪八十老婦無一言救之竟斃杖下未滿十歲兒不即死而有嚴責之　教則即折其項而殺之金肅夫（宇顒）鄭道可（逑）不此之爲答反歸咎於牛溪松江豈是公論乎中外人陷於山

海之術中不自覺悟可哀也已且李潑白惟讓之死也山海及柳相與松江同爲委官而不能救今也專歸罪於松江豈非偏乎

文元公萬言疏節略一條

小學是朱子所撰故朱子言行則不編於其中使後學不得取則誠可恨也臣韓嶠曾以此質於其師成渾而撮其言行之最關者編成一書成渾死後令臣證訂臣取而觀之無非格言至論有關於世教者也伏願　殿下特命繕寫以進以備　睿覽且令元子俟文義稍通與小學兼看則必有所益也

紹賢書院配享成渾時臣時烈所製祭文

恭惟先生學有淵源惟昔靜菴趙祖光德純道尊松翁成守琛見知文獻于徵有正其脉先生是承潛心服膺篤修勉行探賾鉤深宗朱祖程眞積力久聿成典刑德必有隣有卓文成心諧道協照以同明斯文復振聵聽昏醒大猷將升人期泰平志乖君良各尋初服惟此石潭文成所卜於焉講道坦履幽貞築室于傍擬延先生南山對床庶追前哲日觀俄摧曙星孤揭時丁喪亂始尋遺躅波寒洛水澗咽雲谷沉思理韻俯仰悽惻杖屨婆娑繼播餘馥有翼明宮中半九曲晦翁專尊邦賢以侑靜菴

在左退陶李滉居右左位之次寔文成座在昔嚴奉精禋罔惰今以先生配退陶下自吾道東統緒端的同尊考亭學無殊轍垂規示準啓佑無極卽事之初將此昭昞庶顧我誠永依崇伻

亡父墓文及輓詞

故騎省郎宋君永叔余畏友也因之聞有弟元裕人多稱之問其行秉志不易堅直自遂介士也因之又聞其先德衆一口言心繇是益嚮道常欲一見之爲快亡何而君與永叔俱不幸不及見以沒遂成千古恨自念異日不死倘備乘檮杌之役當爲君續獨行傳而迄茲未有會也君殁時諸孤尚

幼未能悉聞其先人行事後十九年君之第三胤
侍御時烈始手創君遺行數千言及義故諸君所
記録造余屬銘曰願藉一言以爲地下重嗟呼余
雖老病棄筆研顧於君何可辭謹按君諱甲祚元
裕其字也自號睡翁恩津縣人祖諱龜壽宗廟署
奉事以孝聞居喪白燕巢其廬慕弟曰麟壽世所
稱圭菴先生者也考諱應期儀賓府都事君自幼
端好瑩秀爲父母所鍾愛丁巳中司馬兩試時奸
臣慫慂鋼　毋后于西宮盡廢朝儀榜首榮久等
傳會邪議上疏請勿拜　西宮刼諸生署名衆不
敢不從或有踰垣避去者君奮曰臨事苟免耻也

前問此疏何義其徒盛氣核其名以懾之君徐言欲知我名取筆來即大書姓名以出獨詣　西宮拜　恩如例其徒雖甚恚無奈君何乃故爲汙衊計竄入君名於疏中姦黨聞爭欲陷之適有救者止削儒籍君即歸臥于家杜門讀書今　上初用薦授　康陵參奉丁卯陞司饔院奉事赴京城會虜警急　上幸江都未及拜　命先已遞官路遇世子南下從行至完山聞　朝廷貶降媾和君慷慨言雖出下策必曰尊王之義亡變先斬投虜二賊首然後和可議也如此庶幾折其狂桀而少振三軍之氣也既而聞媾成悲憤不自勝遂徑歸家

欲棄世長往計已決會有長子喪未行明年四月朔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五君平居接人色笑可親至於取舍防畛截然當斥榮久等也見者相驚告以傳而君絶不自宣後因有上書自辨者於是君之事始大彰著人益賢之君之內行甚備余不能盡述志其大都如此云㊟辭曰嗟元裕而志之確確兮而行之卓卓兮而聲名之赫赫兮欲抑之而彌揚欲揜之而彌光夫夫也不自量也弗殞厥正以篤亂慶惟天之定有歲千百有瞻斯石過者必式

晚折蓮花遭不辰平生姱節展何因當年慷慨

西宮拜二百人中獨一人　右司諫尹煌

當年　恩謝拜　西宮扶植綱常獨我公鐵壁千

尋人不識可憐衰世盡盲聾　右前郡守李時稷

國母昔失位白日　西宮閉多公上舍日早知爲

臣禮違衆獨往拜倫綱振一世正氣不復見爲之

多出涕　右夏山君曹文秀

斯文失儒雅學習憶同遊獨向　西宮拜甘從北

學咻起膺昭代薦歸臥故山秋莫恠善非壽只應

餘慶流　右知製教趙緯韓

雪立同門日論交四十霜高才宜特達薄宦奈棲

遑簞瓢甘終老聲名只上庠白頭知己淚南望落

些章　右大司諫李棨

從弟人皆有如公復幾人安貧心樂道嗜義性崇仁獨拜　西宮閉仍扶東國倫蒼天不假壽南望更霑巾　右副司果宋熙祚

半容那復見峻節在常思愁裏遽問病夢中來告飢平生心一片有死淚雙垂節　右鄭瑄

最憐從弟門中傑今日何心忍挽之扶植綱常顚沛際當時羣小有誰知　右別提宋廷祚

晩捷司馬名登國庠大論之日却署兒章羣怔聚罵擯斥江鄉節　右郡守吳行敏

斯人死矣乎慟哭復慟哭爲善未獲福天道誠難

測特立世亂後平生歎大節(節)　右博士宋國澤

此等細碎文字敢爾書呈極知猥濫然豈敢望

上塵　乙覽只望　啓下政院使知臣亡師未

嘗訿成渾臣父之寃亦得昭雪而　孝廟褒典

亦不爲虛加矣

擬進　孝廟御札疏在別集

自耽羅謫所就拿出陸後遺疏在別集

行到井邑臨命時遺疏在別集

尤菴先生文集卷十九